小簡

公移讞辭古今詩

歸先生別集十全

小簡　公移　讀辭　古今詩

侶白臨二錢校太僕別集拾全

小簡

與周澱山四首 次有與許子雲一首

通家不得一晤殊恨昨自京口渡江即從六合行十二日已抵郭外寓報國寺得董御史薦剡想此時公亦有聞也前年在部見高老甚加惋惜及會芳洲抵掌而談此事向寂然無及者董公乃有破格之請可知海內猶有人不覺有貢公之喜也 此首在餘集

方得抵報適有人東還附上亦私心之喜也此中事殊異常擾縣者日欲中傷一日忽發狂自繫太守前

始若有神吳興人喧傳其事有光於世誠孤立惟恃
虫虫之民猶欲俎豆于賢人之間耶然益厭苦唯恐
去之不速也人行速秉燭書此殊恨不悉
奴行書略具又使面陳冀鑒私衷平生不肯娩阿今
似落井而向人號者然殊不然直當明目張膽耶近
得閣老書云祖宗有法度朝廷有威福天下有公論
國之所恃以立也而今法度不在祖宗威福不在朝
廷公論不在天下人持其說蒼黃翻覆以與天下爭
勝而敢爲不顧紀綱決裂風俗頹靡人心紛亂而莫
可收拾不知何窕竟偉哉斯言錄以似吾兄讀之一
快也北地極寒珠米桂薪殆不能度日冬杪入賀即
疏乞歸耳廳記并雜文托傅體元錄呈至否方有書
與陸希皐俞仲蔚頗覺暢也廳記已入石再寄二通
并神應記乞視之

比至京實欲求還田里適時事一新元老雅故相知
有此遷轉以是不敢言去此本無繫戀意鄉里少年
何乃以梁國之烏相嚇也承念及之餘令兒子面悉

答周澱山

適承教誨懇懇愈增悲感老父在堂未敢以死然所
謂生民之至艱茶毒之極哀者雖强自抑制淚如河

磬一作謦

海水不能止也亡者與尊嫂恭人同自南戴服屬非遠不幸以絕異之姿嫁薄命郎天下至寶措置非所珠摧璧毀汶汶以沒眞千古之痛也禮齊衰對而不言獨荷眷念無已之情卿此奉謝并錄報謝小簡數幅欲吾凡知吾至情如此類非世人諳世人見之未有不大怪以爲狂惑也

○與王仲山在餘集

欽承高風末由瞻覿向者山居之記實乃致想之深雖辭旨華藏而神馳於烟波崖石之間如磬款於貴人之側者然非敢以擬古人公不加鄙斥賜之裒賞不白意遂見取於名賢獲華袞之榮也爲之大喜過望而內慙僭然無當卒又驚以疑也更辱名畫及禮幣之惠以先公墓石見委敢不黽勉承役自效於知已使旋草率奉布不一

○示廟中諸生

諸君在廟中者志意脩潔藝業亦精進深以爲喜但歲月如流人情易勉願更加鞭策以成遠大日逐課程須遵依條約寧遲毋速寧拙毋巧庶幾有眞實得力處又此廟神靈一方所崇奉精神英爽必萃於此須朝夕提省此心嘗與之對越聰明睿智自當日增

公信鬼神必此源本得正中来

月長而不自知矣

與吳三泉

沈母文草略殊不足觀僕所以不辭者非謂其能于此蓋肄業習之也顧汨汨俗學胸中無此意味而强爲之斯汗顏耳幸賜裁削或甚悖謬勿出可也

院試文字一時酬應有司之計既已不甚記憶性又懶書度所以受知門下有不在此毋苦相逼也在餘集

綠蕉可分乞命守園者爲銀鹿助强以家僮他出故也建蘭遺種公固以棄之并以賜僕何如僕舊時讀書東皐後家居爲作志以爲恨不得負其地以歸今

雋甚

舍前所植並公家物則可謂負其地以歸矣幸恕不廉

昨侍坐燈下偶懷遠人不覺爲情所使中夜思之赧然汗出此亦侍于君子之慾也已知罪矣晨欲往東皐然心火騰沸鼻中頗有氣息遂嬾束髮也

子賓老母免役事權在糧里官府未便見察若欲作書事類無因恐有按劒者鄉間人見秀才甚大便欲使之說事可笑

辱公誤知豈敢自處以薄但由本性不欲作世俗寒溫禮數密知公起居足自慰矣童子不能悉吾意以

故語及 所云朝歌勝母古人所惡不宜呼郎為狼則僕當時呼阿狗為狗亦將自謂狗王耶

有光久辱過愛每以古人相期自媿離羣負慚知己中夜思之痛心赧面昨以亡友之故傷其沒滅輒強所不能且欲執事一言以為進止亦以執事惓惓之意令人感其羞澀而來書過加推奬如此光何敢當光何敢當李習之輩意氣何如而韓文公抗顏為師光何敢望萬一于習之而執事以韓自處則無不可者光平日議論豈能出執事涕唾之餘哉豈大賢君子引進後學法固當爾耶抑以光之庸駑重以激之耶嗟乎光何敢當哉抑執事不以其不可教因而成就之則光也不敢不勉異日或不負為門下士執事之賜多矣

彌年沉痾無一日強健而學荒落坐視歲月之去惴惴焉恐有所失墜無卹之甚大不類少年意趣以故不能時修禮節于左右可謂之簡不可謂之負也僕雖極愚然亦有耳目黑白醜惡不至甚顛倒私自念執事僕所當終身服事者他人之望門下曾不得側足而立雖執事假之詞色終以不類自引去僕乃得置門籍令比肩為人如是而猶有脊庑非禽獸好惡與人異者不至此也執事常時有所教訓未嘗不佩

服以爲至言顧僕外之所示者常不及內十之一若不能有所承受此乃質性已成不可矯强也且執事業已知其可教而教之又復疑其人之從之與否則執事之過也僕若好諛而惡聞善言則見絕于門下亦久矣水之爲物流動而善入然丈五之溝朝盈而夕除頑石伏于道左愈久而不易其處執事將何所取乎早間得書意執事垂念之切覺僕疎遠教誨之至惟恐其不從故爲此言激之也無可荅者遂謝來使然終不可不自明輒復喋喋病中遣辭昏晦終不足以盡意乞亮之得寓圃雜記甚喜計八十餘葉可

不知三泉何故疑震老如此人生于異同疑信之間亦難矣

留二三日錄完奉納

初約會時草率相叙事又創於表兄僕不宜妄自主張表兄又不即言實不知其意何如也僕表兄雖俱在門下新故亦微有不同豈以表兄有親附之意而僕乃有自外之心且諸君意不在會也特欲因緣以接餘論即執事不肯幸臨諸君從此解體矣僕特以輪次當速乃實諸君之事非僕一人之私也僕雖得譴而諸君何罪焉明日與諸君拱候拱候之不至則相與候于門下必得請乃已僕無知者稚子畜之而已勿以大人意見與之較短論長也

處俗人中一段行營不自展處今古同恨

前夜得侍左右語及僕家事多方顧慮言人所難言僕何人斯乃辱執事知愛如此而來書又復推奬太過以爲與僕談論比之飲醇此非僕有所感動蓋別久復聚人情當爾僕以庸才不能自恣放如古豪傑幸而耳目未甚昏塞自少讀前人書往往若有概于中者私心以爲是猶飢之必當食寒之必當衣非曰虛名美譽足以艷慕人而已也顧末俗意見自爲一種間出一語稍或高聲共訾笑之以爲狂掩耳走去至不欲聞川是默默無所言以爲雖言亦無益頃歲補學官弟子員衣冠之士二百餘人時嘗會聚堂下

笑語喧譁而僕踽踽無所與讀壁上碑刻仰面數屋椽耳雖稍與往來謂之相厚者至今亦不知僕爲何如人乃辱執事知愛期以古人以是不覺盡言于執事在他人謂之嘿在執事謂之辯執事所謂可人意者乃所以爲拂人意者也執事恐南北仕宦未免乖違亦不必爲此無窮之慮常憶去年此日酌酒池上于時梅花將發天氣融融如春仲季日初沒西南雲色郁然與溪水照映兼有王生餘樂明旦辱以詩召有花枝那負隔年期之句今豈可得耶乃知離合自有數即今目前而已然矣呂成公初婚一月不出乃

豈三泉消融後乃復觸忤不亦則前後次序有誤

有左氏博議人言有無叵測然使僕效亦無不可但偶未能耳來索前書未敢如命留之以志吾過

有光頓首三泉先生侍者夫人之所畏者必曰勿使某人知又曰毋爲某所短如執事者從容出一言以相讓于僕已無所容今書傳之不快又衆辱之藥之苦也更有毒耶雖然僕乃有以知執事愛僕之深也顧僕亦非剛愎文過者前書所云中頗究抑聊自明耳僕于自責實不敢少恕居常悒悒媿見鏡中影與人言亦無味自念十一二時已慨然有志古人比于今猶碌碌不自克凡人不爲君子則爲小人古豪傑

而一作己

之士日夜點檢然病根卒不能去顧余何人者見人呼爲小人則怒自揣得爲君子否也孟子曰人能充無穿窬之心又曰充無受爾汝之實若此者所謂義也然充無穿窬之心必施于有穿窬之心之地充無受爾汝之實必施于受爾汝之時乃今得其幾矣執事謂僕得某人之半執事雖以謂僕即其人可也雖以謂僕盜蹠尤可也朝歌勝母古人所惡但曾參居之將益深色養墨翟入而聞樂更悲耳故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昔人謂種樹者爪膚搖本而去復顧適有以害之僕謂樹無知不能自長使其能自長即謂

文章總不過依本直說後世文運每只是不依本說耳

知方承主人佳意當一日拱把也豈可謂害之今而後僕知所勉矣別後多事延緩至今乃始得作書以謝知長者不當復念人過也

贈言一首繕寫如右僕讀易深有感于否泰姑復之際蓋天下之壞其始必自一人始而其治也亦自一人始此僕于靴事之行深爲之憮憮也自惟鄙拙不習爲古文聊發其所見不能檃括爲精妙詭徒蔓衍其詞又不知忌諱俗語所謂依本直說者幾欲自毀而又不能已也僕年已長大一無所成慚負古人居常嘿嘿不自得靴事行且立朝功業當遂赫然僕若不至狂病異日得遂所圖于是從容閒暇與田夫野老歌咏先生長者之德紀述太平之盛事以振耀于百萬年視彼班生爲竇氏執筆愧之千載矣區區今日非所論也

與顧懋儉

與李慶甫一首

與沈養吾一首

蚤所論極知孝子之情顧力不逮古文又與今人背馳可歎耳目下尚有三四篇許爲貧子乞貸之作如先大夫廼須掃室焚薤不易爲也貴州統志付來一觀

與沈敬甫四首

好語

午睡起閱諸論信如所論中有實物者也大抵得于四明爲多或言四明悞君定謬耳此等之作混于數千卷鳥言之中有鼻孔者必能別之不知何以沉滯至此也

爲文須有出落從有出落至無出落方妙敬甫病自在無出落便似陶者苦窳非器之美所以古書不可不看

旋字枕字即入杜集中便稱佳上乘法全在此也字所以難下者爲出時非從中自然所以推敲不定耳餘已悉

逢人訴白頭已無緒況文字訴貧耶

大水沒路不通人行遂至音問隔絕此鄉懲連年亢旱今歲却種花荳淫雨渰爛奈無圩岸橫水泛溢莫能措手昨兩日雨止覺水退一二寸一年所望花荳已無有矣方令人番畊買秧插蒔倍費工本又太後時然不無萬一之望人來言西鄉極恇擾非是此地高强此間人耐荒西鄉人不耐荒耳文字三首送敬甫子敬懋儉共觀嘗記泉老說王濟之官至一品富擬王侯文字中乃自言家徒壁立可笑吾無隔日儲然文字中着一貧字不得殆不可曉也

與高經歷

打碑是水中第一事

翰林侍制劉德淵墓表學士王恽撰在城西西丘里

程家灣隱士林起宗墓碣在城西南永安村東一里

蘇天爵撰都尉墓在縣西南十五里有古塔刻馮氏族姓已上三碑乞訪問毋榻二本見惠

與王沙河 次有宋公碑劳神一首

過縣重擾多謝治內有石碑煩命工榻數本楊誠齋云除却借書沽酒外並無一事擾公私切勿見訝也

與徐南和

向求慧炬寺斷碑又城北東韓村東嶽廟中有開皇石橋碑記并乞命榻一二本官舍無事頗慕歐陽公集古錄奈力不能也以此相累幸不罪

與邢州屬官

匪材備員邢中無能有益于民屬歲之不易不自度其力之不能爲民乞哀蒙上官之採納視他年解俸差爲省易然又皆賢宰之夙夜殫瘁使鄙人安享受成以無過謫也茲幸稍遷念一歲中相釈自知鄙拙不周世務而每辱教誨便此違弛不能無情日夕惟與望內召草草布此爲謝

與傅體元二首

得書承相念每讀李習之文見其欲薦天下之士急

於若已之疾痛使習之得志真古之所謂大臣宰相之器也而或有識之者腦矣省足下書意慘然又自傷也自歷任以來覺此官最清高前在京師見居要路者乃日騎馬上伺候大官之門高人達士以此較彼殆若勝之此晨門封人之徒所以見慕于孔氏也特中間又有不容久處者耶見子落魄然身世之事令方思道于沙土中出之此碑歐趙亦未見也碑文頗有與史異同者乞寫舊唐書宋璟列傳便附還人

原本有當采能東四字

欲相稽考也文字頗以爲戒絕少作有一二篇寄見子欲觀從彼取之不悉

戀儉人來問之知有內艱殊爲驚怛僕思歸之心甚切中秘有書數萬卷欲讀一過爲垂垂延未能決也

與王子敬十首

午前托敬甫以文字相示見否可齋記欲得伯欽書煩轉求也北窓梅花如對君矣

二石說奉去歲事交併粟家事欲竣新春平生無一事不嘗獨不嘗對吏今亦不可不一試也

見郡丞自謂老吏語滾滾不休緩征之說殊不可入

蓋自郡中來受撫公言也爲壙志作權厝志視葬志頗詳核然不能奇耳孫文亦不高漫往乞評之

來書善叙事理恐不能復加文飾也熊君乃有皇甫度遼之風平生悔見貴人獨此行爲無悔耶事亦已卽決甚明達向人昏瞶之甚泥團不足盡之也

道上沮洳不通信耗昨人還得書并子和書荷相念丙人且就館而久病疑慮不能出事未竟少須不妨始初猝暴難當耳此易與也郢都窮戍自不易爲之盛六來道其行事多可笑令人不復恨之

莊渠書求孺亭校定不出府公意事體合如此兒子傳示欲隨年編次附入周禮春秋大學諸書甚善若了可封寄宅中見乞道之陸子潛荒政十二解卽借示府中敬甫有名否

事未能遞度文書已下恐無更變且得的確乃可行也計此門一路士大夫如墻而進尚容鄙人置足耶昨陳子達書來勸入城答之云此間有二奇不見戴烏帽乘軒盜賊數過門不肯入也此間未嘗不荒小民習慣更安帖耳

連日卧病青山綠水已無緣分惟有讀書又不肯假借使人浩嘆沈君詩竣少間作也

吳興使人還得書并惠橘記及圖書印深荷存念過家會子欽又承書惠僕每相念及恨不得日日致書左右耳在試院中托程秀水竟不果也錄文見世情危險每不欲上人亦大吏爲之其五策問并前四道承乏不辭耳最後丈量均徭却竄入鄙語如所諭可謂淄澠之水易牙能辨之矣朱守想非俗流至京當候之

老兄不堪朔春非討差即請老子長孟堅今世何可得也與麓已進奉常太嚴改禮亦初到未相見阜南衙門熱喧亦少會然每見殊有猜疑兒隅行邊久不還方念之大抵今日京師風俗非同鄉同署者會聚少人情泛泛眞如浮萍之相值不獨世道之薄而亦以有志者之不多見也

與徐道潛

向云萬樹梅花徒見其枝條山中猶寒即今多未破綻日令慎奴探之居人云年嘗到二月中花始齊魯叟乘此時來且有月益奇耳今歲節氣晚若要桃花須清明後也社約初意合得亦好但諸人志趣終不同當以閉門爲上魯叟亦豈可受此羈紲耶僕在此亦甚苦作文每把筆輒投去欲從山僧借楞嚴經以

讀書論世宋一要務或閒舊人集其人可信依者最要留心看尺牘小文字

吳閑心腸讀正經書乃不負山居月

方有山水文章氣分

原本有左右二字

自遣耳、日夕望面晤不復多及

、與陸五臺

向者輒敢通書于門下乃辱不鄙還荅往往多推奬兼以教誨之語然如此年時欲南山射猛虎其爲不自量可笑也沈茂才來顧特因致謝水利纂一部附奉左右此爲東南利害甚大使者祗以空文應詔耳幸賜省覽

、與姚畫溪徐龍灣

謹遣小兒拜謁不與爲禮則長者之教誨深矣

○與馮太守

有東漢人小文字氣味

性理稿僅閱一過草草殊不詳略加朱點爲別舊有點識無容改評矣序文平正通達殊不類近時軋茁之體眞有德之言也中間堂聯再書二聯奉上乞賜改教擇用其一

昔陳仲弓一首

、與沈上舍

前者見過治所已束裝殊恨不能爲主人也夙慕蘇長公之高風買田陽羨聊欲效顰吾兄杯酒戲言忽遠遣人來其重然諾如此僕遂不欲北行大丈夫不負國家何媿只去就可以自決耳

、與管虎泉

似晉尺牘

看五燈會元何待年至年至而不

每辱不棄親末眷念之勤臨行又不及爲蔬飯以謝別罪罪諸令舅亦必見怪也兒婦暴亡適官舟已在城下諸役皆集老來又不堪哭聲遂不可止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逃家事如此且無顯擢可以行道而爲此役眞大愚也

與顧懋儉二首

奴至道欲東來意如飛動感嘆久之與世益無緣乃辱二三君子不鄙夷眞猶菖蒲菹也日下相見諸不及

五燈會元幸爲致之近來偏嗜內典古人年至多如

經目復何言只除佛祖一輩人物

此莫怪也

與沈敬甫十八首

五弟來得書極荷見念之意得失自有定命若以見知有一毫希覬便非吾心所以遲遲而去俗人不能知也此回遇大風絕江淮而度江中景物更奇略具諸詩中前日托舍弟亦不及專錄寄去今止錄去江中一首日下當還諸所欲言不盡

親故懶作書向爲公言鐵劒利倡優拙固耶每攬子厚囚山賦亦自無聊也人還附此

去年在京師一日與華亭林與成對坐虛齋啜茗吾

書堂應寫恬從小時將此等話入藏腑中乃不墮落魔境耳

○

震川先生別集卷八

問與成近寄家書否與成荅云亦自無可寄吾來三月親故書問殆絕祇爲無可寄也敬甫近況何似太玄曾了得否兒子輩恐遂爲俗流教他看老父字說有信來未嘗道及書中事何也

風俗薄惡書生才作官便有一種爲官氣勢若一履任望見便如堆積金銀俗人說無餓死進士此言尤壞人也

文字殊有精義然使讀者不能不以文害辭以辭害志也爲子欽新得寧馨取小字壽孫用秦璽意却新也此後湯餅之會更可使與否一笑

者一作日

此等好言語類從我宗風得來

震老果不可測此等人物豈肯作傖父學問

○

子欽爲我行所謂中流失船一壺千金意甚喜即爲書陽曲序明日可來觀之

向者無儲不能久留北舍數過不鮮也前言戲之耳

敬甫近來甚有悟處一件悟無不悟也嫗頗黠慧往往能隔壁識別人耳

見來書可怪心甚傷之士之不得志當有此意念耳然須放胸襟寬大死生亦大矣此是莊子不覺失語聖人無此語也

日下當還一首

文字亦佳但不知與其人平日往來否如但學中識面便送之得無類投人夜光乎質直而好義察言而

抄本有誉字

觀色慮以下人聖人言何何可思也

吾祖誕辰在今月廿二日衰門不能如外間彌文又諸父在僕不敢主允齋有美意相知者數人鷄黍爲懽可耳須不可有雜賓也幸致意

喉中嘗有痰殊不快耳不如意事不如意人須勿置之胸中可也

顧伯剛欲梓三泉遺文敬甫有所藏悉付來或更爲之求訪此亦門人之責也吳甥來數言之相見輒忘耳

向聞恭簡公奉使録二首

性命之說聖人蓋難言之欲作一論紛紛竟未有暇

三泉身後用心如此

觀此則歸先生亦有不信南宋諸性命之說者

眼前事無當意者大率六十四卦中一困字耳家姊丈行有期已托子敬往借宅可與養吾知也

兩次承問皆失答所往類多庸奴適受其戲侮史稱淮陰家貧無行乞貸無所得不幸類此傳云向爲身死而不受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得我而爲之殊自傷也

純甫手書此于其家得之非欲外人知也其胸中耿耿如此三復爲之流涕今並付去幸爲善藏之袁先生一首

向借繩索有書竟不見報沒田殊苦然交節公大石已置之庭中飢亦可餐也

不汗不陌好文字

城市中耳目日非來此雖極荒絕能令人生道氣也

遊山記殊有興致略看一過僧抹數行不知何如因

淚多傷目不耐久看文字極困悶也舊與純甫遊此

山山北破龍澗下抵白龍寺尤奇勝有泉一道從破

石間下流可一里相傳有白龍破此山而去共形勢

真如劈破幽泉亂石相觸淙淙有聲旁多珊瑚瑶草

石鰓間時有積雪賢昆玉不曾到此也讀記因懷純

甫爲之惘然耳

與某三首

僕以未造朝不得至東郊一望車塵大丈夫豈效兒

女子情只人世知已難得耳違別不能不悵然也有

便當奉聞

承寄書比出京方得之遂不及報然壯足下之志必

能進于古無疑也顧非可徒言在積累而至之耳昨

到家甚念欲一見然久出應接紛紛知足下以疾不

至雖至亦不能從容論究奈何宋史何人乃敢竄附

遼金亦儒者之嘗談即耶律氏猶可金源尤有中國

一百十有七年此可比之劉石爲辱載記耶老大沽

一命恐有簿書之擾而此志殊不衰若天假之年必

能有成也

抄本無之字

留心正教如此

病字正是痛

還舍時不覺忙遽未得略從容款坐此行眞媿故人可謂往來不憚煩者也佛有兩遇諛孫陀利旃遮女者此自不知佛于佛何損修到時調達推山何懼也那中極有高僧士人略不知之僧家亦無知者所謂乘志尤闕陋無徵僕頗訪得之欵表著其人此等皆有得者劉太保見宰官身不誣宦途所見皆可厭思與吾丈一談何可得

與王昭明 在餘集

甲寅之歲播越山中得日領教誨方爾還定而公遽有遠役隔濶遂逾一紀老大以來惟有孺亭與相親依不意遂至溘然身後事極可痛心聞公往來吉水永豐間頗以自得而一二年間雙江念菴相繼凋謝顧公亦何所嚮寧無顧念桑梓之懷乎恭簡公集向王知郡委校定僕不敢自專並與孺亭商確而李純甫不盡依用也公邇來當益復深造不知有可以見寧教否僕晚得一第而祖父皆不在世千鍾不及吾心悲徒增傷痛耳今當爲令太湖之濱採山釣水聊爲吏隱無足言者同年胡原荆之任附此不備

與張通府 在餘集

城外積聚實爲餉賊之資前日曾面啓乞下令尅日

搬載入城今經三日未有應令者但聞賊在新塘徐監生家運米滿載而來恐有攻城之計是我受坐困之勢而賊反得因糧之便也更乞嚴督各鄉積米之家如仍前梗令即以軍法從事或聽百姓隨力搬取或即放火燒盡及餘麥栖畝亦乞督促即時割刈送城海上用兵三年我師所以不得志實在于此而議者不察也不然以饑疲之賊深入吾地雖百萬之衆其何能爲哉軍旅之際非威嚴不行乞賜採納賊自新塘載米西行不由新開河從真義出此往蘇州之道也如有攻城之計必南來過北由東門宜密于北或北城灣俟賊船經過用佛郎機銃打破其船但賊過北門必從夜來當謹備也

與凌廉使

承賜水利疏其爲東南之利大矣捧讀太息昨有奏記非敢爲激發之行蓋官守當爾若坐地方言者之罪耳乃假借豪右而虐煢獨過甘罔耶今更有所陳者劉清惠公身沒未幾門戶衰零孫女被戮辱以死今幸得昭雪矣其孫復坐大辟劉之夫人至縣庭跪拜令人泫然閱其獄辭殆不至死似文致之也以清惠公之賢庶幾所謂十世宥之者況先皇欽恤之命新

朝曠蕩之恩耿惟執事垂意

牧翁手書云　擇其佳者增入幾首可耳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八終

四明後學虞二球訂

公移　讞詞附

○○蠲貸呈子

呈爲乞蠲貸以全民命事自倭奴犯順滄海沸騰全浙之寇蘇松爲劇蘇州之寇崑山最深本年四月初五日倭寇萬餘東南自上海嘉定東北自太倉常熟分道寇鈔西南入華亭吳江之境西北入長洲之境本縣七鄉十四保在合圍之中所至蕩然靡有子遺賊船結艦新洋江綿亘數里晝夜攻圍城中百計支吾凜然孤城僅僅自保於垂破之餘而富家巨室財

力亦殫盡矣賊自四月入境六月出海百姓逃死稍稍復還則屋廬皆已焚燬貲聚皆已罄竭父母妻子半被屠刳村落之間哭聲相聞時六月將半農工後時流離死亡工本不給其間能冒白刃藜羹藿食耕耘于寇賊之衝者不能什之一二而亢暘爲虐自六月不雨至于九月禾苗槁死畧盡古者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天災流行國家代有然未有兵荒賦調併于一時如此之亟也竊念東南之民父子祖孫爲國家力田以佐百餘萬之經費今百八十有餘年矣常時災沴亦知君父所急不敢以希曠蕩之恩惟是今日

抄本無安字

遭百年所未有之變亦冀有百年所未有之恩迄今冬月垂盡德音未宣而有司開倉征歛如故鞭笞之威更甚往時百姓囂然莫必其命傳相驚疑以爲朝廷遂有棄置東南于度外之意夫上之所以求于下者度其下之足以求也下之所以竭蹶以赴上之命者亦自度其足以供其求也故上安下順而兩不相傷古語曰焚林而畋明年無獸竭澤而漁明年無魚若今日之事得無類畋于無禽之地而漁于無魚之澤乎當凶荒札瘥之餘百姓嗷嗷謂當以王命施惠家賜戶益之猶不能濟而反從而浚削之民命窮矣

無可往矣雖抗倭王之頸空海中之國天下事乃可慮耳自古國家多因外寇征賦不息加以水旱百姓流殍有司不以實聞上下相蒙以致莫大之禍常生於不足慮之中自倭賊凌犯無賴之民所在爲之鄉導助其聲勢其所以能以寡爲衆者此也即今草竊處處有之一里之間數家之聚枹鼓數起近者嘉定縣令巡行阡陌頑民嘯聚豎激變之旗至自畫纔殺縣學生員今乃狠狽而還置之不敢問人心易與爲亂如此豈可不豫爲之所哉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自罹此寇百役俱興庀兵簡徒增陴浚隍無一不出于民而海防之豫備丁田之日增比之常時且輸數倍之賦矣若不曲意拊循大破常格將今年田租盡爲蠲免東南之禍殆不知所終也天下事愚民既不敢言惟有司之力足以言之然蘇子有云吏不喜言災者十人而九不可不察也某等叨國家作養之恩切鄉里同室之難敢冒出位之誅爲東南萬生靈少乞須臾之命伏望仰體朝廷好生之仁蚤賜施行實宗社無疆之休也爲此具呈須至呈者

抄本有行之與三字

處荒呈子 次有處荒揭帖二首

呈爲議處災荒以蘇民困事本縣自去年四月至六

月海賊屯聚境內四散燒刼耕耘失時加以亢旱竟歲不雨五穀不升所在蕭條寇盜蜂起節蒙巡撫都御史屢爲聞奏萬姓感悅以爲憲臺憂國愛民之誠至于如此雖轉死溝壑亦所不恨今經歷歲月未見朝廷有曠蕩之恩譬之父母于其子醫藥禱祀無所不至病勢日劇其子亦知父母之無可爲力然猶宛轉號呼于其側以求須臾之命此某等之所以懇瀆而不已者也伏見邸報有折銀之議查得嘉靖八年折兌一百七十萬八十石嘉靖十年折兌二百一十萬石嘉靖十二年折兌一百萬石嘉靖十四年折兌一百五十萬石以前皆是平常災荒于兌運四百萬石之中折兌之多有至二百餘萬石者今來折兌欲得比炤嘉靖十年更加寬多庶于准折之中得蠲貸之實矣又崑山一縣被寇獨深蓋賊由上海華亭嘉定太倉常熟諸道而入者皆至崑山而止盡崑山之西境始入長洲之邊盡崑山之南境始入吳江之邊當時蒙粮儲道告示稱撫按俱批到以崑山太倉嘉定爲災荒第一今邸報却以崑山與長吳等縣一同欲乞比例上海太倉等處與長吳畧分等第庶于通融之中得處補之宜矣又據本縣丁田一節原係十

法之因革不可不詳
實此此

奪一作得

年每畝分爲十甲輪撥均徭嘉靖十六年本府王知府改變舊法定爲每年出銀每丁銀一分每田一畝銀七厘七毫官爲收貯自行額徵以免十年之輪編今則輪編自若而丁田歲歲增加計今年本縣丁銀加至四分矣田銀每畝加至五分矣通計一縣增加三四萬兩假使蒙恩得免三四萬兩之粮銀而實增加三四萬兩之丁田是巡撫大臣累奏不能得之于上而有司安坐而奪之于下也議者往往以時事爲解竊見海上用兵于今三年軍興百需若開河築城造船及甃城敵臺兵杖火器勇夫加邊防海諸所取給不於田賦則于大戶與夫詞訟贓罰等項並不取于丁田也則此三四萬兩之銀益有神輸鬼運而莫知所在者矣伏乞查炤祖宗均徭舊制行下各府州縣毋得仍用嘉靖十六年書冊重復科差變亂成法以資溪壑無窮之欲庶于臨時救荒之際寓永遠便民之策矣某等又思折銀之議此亦涓埃之惠若于今日時宜非盡爲蠲貸百姓決不能安其田里粮銀終亦無所措辦況海賊尚在猖獗之際驅民爲盜將來之禍有不可勝言者爲此具呈伏乞早賜施行

陶節婦呈子

呈爲旌表節孝以厲風俗事有本縣六保民陶子舸妻方氏年十八嫁與子舸爲妻纔及暮歲夫即病死本婦數欲引決念姑陸氏在堂抑情忍志竭力奉養姑本寡婦並屬節操書則共室而居夜則同衾而寢頃刻不相違離恩愛逾篤于母子自夫死經今九年鄉里莫不高其獨行于本年七月內姑患痢疾六十餘日肢體潰爛床第腥穢婦抱持寢處澣濯垢衣人皆爲之掩鼻婦獨自以爲不覺其姑不食婦亦不肯食姑時爲之強食未死五日前日悲哭水漿不復入口于九月九日姑亡出衣衾殮具皆素備已殮即屑金和水服之不死復徘徊井上欲自投井口隘不能下因入憑柩而哭比夜分呼婢冬女隨行至舍西池邊戒婢勿令家人知覺婢年十二歲果畏笞不敢言遂躍入池水水清淺浮沉者久之乃死婢尚不敢言而哭甚悲家人覺其異跡問之得其尸兩手猶握斐根甚牢固及殮已二日顏色如生一時遠近來觀者無不殞涕先年夫弟營子舸葬婦欲爲同穴夫弟遵巡未應婦即捐已貲使人爲同穴不踰時而成至殮姑時獨無棺中褥婦取綾被中裁爲二縫以爲兩褥其死蓋先定非倉卒自引決者某等思得婦人之從

夫要以致死爲極至雖或出于一時之感慨無不有係於萬世之綱常故國家皆以爲有關於化理之原而於法令固在旌表之例今寡婦方氏年甫及笄室無抱子事夫之日僅至暮年養姑之勤垂及九載節操凜若氷雪孝道通於神明迨老母既終其天年即自從夫子于地下死生先後之際罔不得宜纖徵委曲之間畧無可議比于其他死節九邁等倫誠絕異之姿卓越之行也爲此具呈乞轉爲聞奏施行

回湖州府問長興縣士俗

長興縣地介湖山盜賊公行民間鷄犬不寧自廣德宜興往來客商常被劫掠告訐之風浙省號爲第一上司雖屢有明禁及其訴告未有不爲准理者蓋以敢爲欺詐其詞足以聳動之也至于株連追逮或至數百人經涉司府曠歷年歲民間恇擾不能安生田制雖有定額其俗以洪武祖名爲戶徵收之際互相推調又有田連阡陌而戶止數畝畝者又有深山大戶終歲不聽拘攝者緣吏治苟且養成此俗已非一日雖有龔黃卓魯之政亦非期月之所能見效也

送恤刑會審獄囚文冊揭帖

長興縣爲獄囚事該本縣具上囚帳除軍徒外凌遲

處死三名口斬罪五十一名絞罪二十五名凡凌遲斬絞共七十有九名古者天下治平斷獄居前代十二唐開元之盛通天下死罪僅二十四人今以區區二百里之縣死罪之多至于如此職每當臨省見獄犴充盈拳梏蓬垢投地鳴號未嘗不爲之惻然痛心也使此輩果當其罪猶若在所哀矜而多有無辜枉濫者寧可不爲之申理不自揣量每與院道爭之去歲察院會審頗蒙採納所全活者數人顧惟迂愚不知觀候顏色逢迎意旨遵守成案所得罪者有矣終不敢自昧其心也大抵此縣湖山阻深掠鹵之習浸

牧翁作遭字

有司之作之有司

以成俗土風剛猛睚眦之恨輒致殺人又有所謂白捕者專誣指平人爲盜者也有所謂訟師者專教唆詞訟者也以故所獲之盜未必盡眞而或被株連之害所償之罪未必盡當而或罹羅織之寃蓋一時有司之審聽或有未明而日久民間之公論未嘗不在也今幸明臺臨郡莫不翹首以望再生伏乞特垂明恕以清此縣之獄如盧扁之治病無所不加意至於疾痛哀號宛轉床褥尤宜所急救者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夫過之大者可以宥罪之疑者在所輕堯舜之聖

功作公

方是有用文字

寧自處于不經誠恐悞而至於殺不辜也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當解之時聖人于其有過有罪而赦之宥之非謂特赦宥其無過無罪者也今
先皇帝恤刑之教蓋好生之德矣　聖天子大赦之語蓋雷雨作之時矣伏望明臺以典謨易傳之文奉宣聖人之德意施曠蕩之澤於窮絕之鄉使覆盆之下咸仰日月之明解網之恩遠被湖山之外則和氣之充豐年之應百姓自以不冤而有司亦與其休矣古人有言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爲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鬻棺者欲其歲之疫利在人死也今治獄之吏猶此矣又云祖宗之仁德猶元氣之在人不使有識縉紳之士議之而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以傷元氣非國之福也今所上囚帳上寫前供故多深文刀筆之爲所有下吏所知畧條具于後用助欽恤之萬一伏惟裁省

長興縣編審告示

長興縣示當職謬寄百里之命止知奉朝廷法令以撫養小民不敢阿意上官以求保薦是非毀譽置之度外不恤也爲照糧長自洪武以來具有成法伏讀諸司職掌該辦稅糧糧長督併里長里長督併甲首

甲首催人戶又伏讀大誥糧長之役本便于有司便于細民所以有司依期辦足勤勞在乎糧長有司不過議差部糧官一員赴某處交納甚是不勞心力又云往為有司徵收稅糧不便所以復設糧長教囤多的大戶管着糧少的小戶想這等大戶肯顧自家田產必推仁心利濟小民特令赴京面聽朕言關給勘合祖宗立法為民之意如此之精詳也然在國初亦多有不設糧長之處惟江南田賦最重所以特設糧長至今二百年矣名臣碩輔來至拊循者豈不能深思遠慮為民興利除害補偏救弊而卒莫能易也今浙中所謂里遞者當職未能徧識朝廷典故實不知所以奉行往往以愚直致忤分守道蓋當職實見本縣里甲彫敝一里之中十甲少有全者其有僅備名數亦非丁多有田之家而丁多有田之家常歲已充糧長無遺脫者矣不當復求糧長于里甲之中夫丁多有田之家其在一甲往往占十甲之時其在一戶往往占十戶之下又有不止于此也所謂豪民侵陵分田劫假莫甚于今時乃又議將所謂豪民者優假之而使單丁隻戶貧無立錐者執繫箠楚而代之役是誠非迂愚之所曉也當職所以謂欲先丈量田

十重定里甲使十甲俱全如祖宗之制然亦當遵奉
諸司職掌糧長督併里長里長督併甲首甲首催督
人戶不應頓去糧長之名也若此則所謂朝京勘合
可廢矣如朝京勘合不可廢得不近于欺罔乎前歲
已迫十月致忤分守道至遣他官來代其事當職恐
重害小民因連晝夜編定雖承里遞之文實用第三
年之糧長所以用第三年之糧長者以前官將一縣
大戶堪當糧長者編定三年輪當此勞逸更休之法
也今審里遞即前二年者已經役過而後一年者獨
得以規避彼亦有不能心服者矣今縣中姦頑不逞
之徒造爲謗言誑惑大吏註誤府縣拘繫窮民以代
之役往往有逃移他境者矣其有不能去者或田止
十畝或二十畝一家父子祖孫相傳之業盡鬻之矣
又有少妻幼女離賣償官者矣其又有自縊于街市
者矣及豪民與姦吏爲市許之免以取其賄而陰爲
認保侵收而欠遺之數仍注其人名下使之終身逃
遺不得歸者矣又有欺其孤弱管收糧銀公爲遺賴
方見追比不能賠償者矣當職北選過江沿途來愬
未嘗不爲之痛惻也到任以來稽查後來所更既有
逃戶不曾應役者被拘勉强發兌而解戶亦力不能

支兒署官雖已更變亦自悔其非原不曾定有冊榜見今上司催督起解各項錢糧甚急緣後定里遞出豪民姦吏之手漫無可憑相應仍照初編榜冊其後定里遞逃者徑除其名使後無拋累若薄糧已經發兌者則免其收解其白粮等項已解者追原編大戶照數出銀以還貧戶仍告地方招還逃亡之甿使復其業當職爲民父母豈不欲優恤大戶而專偏重小民特以俱爲王民爾等大戶享有田宅僮僕富厚之奉小民終歲勤苦糟糠裋褐猶常不給且彼耕田商賈大戶又取其租息若刻剝小民大戶亦何所賴況大戶歲當粮長不過捐毫毛之利以助縣官若小民一應役如今之里遞皆生計盡矣如之何不爲之憐恤也當職爲此惓惓告諭爾等大戶各思爲子孫之計毋得仍前僥倖剝害小民幽有鬼神明有國法宜各深思所有解戶仍前開具于後

九縣告示

照得本職備員管馬自未到任已稔知北方民間養馬之苦今秋解役方遭水患所在浸沒收成已無可望而官限迫促市買十分艱難比聞百姓因買馬哭聲遍于村落之間爲民父母不能賑貸之而尚忍分

牧翁作所

外毫髮有傷于民我乎見今解到馬匹一從堂上驗過領批解赴本職但閱簿驗數而已其到者即便發落不留時刻百姓人人曉知猶恐人情難測而利孔百端或有衙門人役乘其解傔之時造意需索或有各縣馬頭敢于射貼之外指官科斂兼之懲民習慣以爲官府使用亦自甘心而無籍之徒反因此以攘利不能不過爲之防也爲此仰縣將發去告示張掛通衢如有前項諞詐即時赴府首告或就該縣覺察從重申究毋得有所寬縱該縣亦宜體本職痛念小民之情有此示衆知悉

一〇〇乞休申文

職近者被命改除即日當歸田里不復有仕進之念矣然有不能無言者蓋古之君子去其國而其言存可以爲遺訓而後謂之能不忘其所事去其國而其政存可以爲遺愛而後謂之能不忘其所使今職於此蔑如也無所存矣猶有愚衷爲執事白之職少以虛名在海內晚叨一命實不敢苟且以負國家委任聖賢訓戒天下士大夫之屬望堅志一意惟拊循小民而山僻夷鬼之區與龍蛇虎豹雜處且怡怡然日嫗而孩之而遇事發憤欲有所建立不能戛戛不顧

利害多所觸忤今茲之謫實由讒邪之中傷中朝士大夫蓋猶不忍遂棄之而置之于此也夫惡木垂蔭志士不息盜泉飛瀑廉夫不飲士之所愛者名也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志士仁人所以寧舍生而不顧者懼毀其仁之名也故名者與天壤俱敝者也詩人之篤荀卿之書屈原賈生之作其逃讒自沉而不顧乃猶惜此區區之名故曰不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也職書生文學非能爲吏者顧嘗誦所聞于孔子者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足矣今世爲令大率以尊嚴高貴自處而與小民邈絶職

抄本無得字

一切弛解召婦人幼童與之吳語務得其情凡有訟獄吏抱牘以至方閱其詞就問即決雖鬼神不預知吏無由得知而容其姦也凡小民至前雖甚倥傯即先呼發遣恐鄉里往來伺候之難亦不數數具獄但誨諭令輸服皆叩頭以去民間里長最爲繁苦以爲十年之災職三歲在縣不曾役一里長小民宴然不知有官府往時均徭重品搭老吏束手鄉老亦歎曰今年倒一垛矣田輕重品搭老吏束手鄉老亦歎曰今年倒一垛矣鄉民謂田連頃者謂之垛猶蘇州之謂垛鄉老歲以均徭爲姦利今無所獲故云倒一垛若吐之爲柏所

職見一作今來

鳴一作吠

震川先生別集卷九

敗而荒也縣俗刁悍樂以人命相誣訐富家一被訐即官微示意指嘗輒輸數百金職見以人命訐者應時與結富人無一錢之費但檢驗屍傷皆親至其地或間呼村落間愚民小僮問之得其眞情雖自暴露赤日中暫憩古寺啜杯水而行未嘗有所擾也縣有大賊二三十年不能擒治職擇卒中驍健者召至堂後與飲食餌以重賞以故往往能効力旋致擒獲如張家浜鍾家浜下渚磨盤山賊昔年皆與縣交關縣中人多爲囊橐以故尤恣往時太湖至湖州商賈多被剽掠今舟可以晝夜行鄉間夜不鳴犬矣磨盤下渚皆親至其巢穴而鍾家賊乃至格鬬時日暮風寒山深水濶職所從不過數人竟擒獲之鍾家浜一村鍾姓四五十家皆非良民是時西北風若從上風縱火可盡殲以爲功職寧力攻取其騎危墮下者不過數人餘向南奔者悉不復追諸如前賊黨大率錄其魁而已職終不敢自言上官亦但見具獄云强盜某某而已然以其邑多盜之故又有誣盜縣有空王寺在深山中捕卒嘗于此拷掠使誣人爲盜其誣强盜至七人皆平反之以坐捕之罪太湖邊十三家烏程縣坐爲盜又爲宜興縣誣六十餘人爲盜被連逮皆

逃湖山中一村盡空麥熟黃落山鬼晝號職親自旁
緣湖上遍入山中明其所以不然移文兩縣稍稍招
集之地方以寧夫爲令如嬰兒乳哺飢寒燥濕唯乳
母知之又如良醫按病調劑分毫不爽乃可已病職
獨自知其心之苦也夫治治者自喜察察者爲明簿
書文移治辦亦嘗有念此乎獄中死囚桁楊相接也
職審知枉濫者辨出之三十餘人遵律令給衣糧天
寒大雪妻自縫絮衣給之囚有母死求保繫葬母還
即聽之如期而歸囚皆感泣聞職病皆向天祝禱顧
雖未忍施鞭朴於民而縣中大惡必立取之獄成其
瘐死者亦十餘人特其俗依阻山湖負力好鬬有數
大族終年不見官府職頗錄其長居鄉亭勸誘亦有
來者然直可以容養化勸之懼激之而亂也宋濟即
之變起于太湖漁人而國初耿炳以此縣人捍抵張
氏力戰者十年近歲有反賊江天祥古人所以謂力
求猛將不如得一縣令謂能折其萌睇消之于未形
也今之治民務擾之以爲能夫豈識老氏烹鮮之喻
乎且以近日清軍言之止宜因該衛勾下據以清查
今則盡舉洪武以來軍冊一架勾審但一軍或戶有
百家又及鄰保里甲一軍之外乃至擾百餘家也如

古牧翁作居無謂字、

是故縣不敢承行以近日開讀言之粮長侵欺固當問然侵欺亦無由覈其實惟彼有自首者乃可以坐今一粮長下開小戶逋欠百數即欲人人到官則小戶逋斗米當嘉靖未赦之前並各安居及隆慶大賚之後反被拘逮奚止斗米之費則不如不赦之爲愈也如是縣又不敢奉行僧道雖古謂爲民之蠹然今耕田服役與民等也自有會司統攝又每清查則不免使人各寺院騷擾彼淨居空剎僅守故額既國家不廢之則亦宜使之安生耳如是故縣不肯奉行以此之類並多乖忤或謂令驕又謂令廢惰也挈瓶之

抄本有勢字無夫字

智守不假器今爲朝廷牧此一二彫瘵之民安能惟事逢迎阿旨以取媚悅不能安而又擾之也夫粮長乃洪武以來定制在大誥諸司職掌聖諭如此之諄切也天下亦有不設糧長之處惟獨江南財賦最重故以粮長督里長里長督甲首甲首督人戶百年以來未有變更今者新行里遞意或便于浙東若嘉湖與蘇州土俗財賦相同職生長蘇州亦知粮長之重難而不可廢也夫以里遞收粮似散錢不能成緡又以小戶督大戶乃如以羊將狼也即如長興之里甲彫敝其逃絕僅存者十二三皆貧難下戶有無田爲

傭者有田止五畝者其多至二十畝者即爲上等之里長而大戶乃不爲里長而爲人戶其花分田至千畝今始以里遞法行之則爲里遞者亦不當舍大戶而他求於職頗調停其間用大戶之子戶爲里遞然其實今日之里遞即舊日之糧長也小民頗以不擾而大戶復萌規避之心乘職人點移禍於小民流言飛文誖誤府縣追求小戶之里遞以致逃亡鬻產棄妻子者不可勝計有自經者而上不聞也比職還自京口至若雲之間沿塗哭訴者相望也職悉召復其舊而所傷已多矣今世欲汙衊士大夫者度其他不能爲害惟以賄則無全者矣歸安李知縣其人清謹忭倏大率吳輿之人不獨姦民好訐也即李知縣士人遂鑿空欲點汙之其賂至數千賴察院力爲辨白之孔子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夫以喻義之心易爲喻利豈聖賢之不如盜跖乎顧不爲耳職平日居家未嘗問生產吳中士大夫所共知今縣之可以爲利穴者不過人命强盜糧長徭役如前所云毫毛可燭職于此不爲利他亦無可爲利者矣職家世宋元以來號稱鉅族室中所奉相承亦不菲薄而職自用極儉陋衙內日取百錢令卒出市日不過斤肉蔬

宦一作官

菜去家三四百里二子守廬舍讀書間歲來省絕不與外交接居二三日便去自買小肉不過二三斤米不過一斛前人共知之也日常紙贖翕聽告免而上京申詳水手銀及柴馬銀至今尚被侵匿未追人言宦非醳無以濟其貪吏民幸鞭笞不加苟免亦其情也或有言縱吏非也特寬之耳曹平陽丙丞相之不鞫吏豈得槩非之耶載以一端斤斤然則朱勃之過馬新息遠矣職於士大夫待之曲有禮意以一二事相忤遂恨之深未能一日忘也然李歸安抑之太過未免有意職平日與物無忤不幸事偶值耶而怨毒之深如此殆有不可解者即欲誣汚如李歸安而如前所陳一一可按覆且如里遞苟少有爲利何不與大戶市恩而力護持小戶不顧其怨懟而專取小戶偏護之耶署印與丞之以贓敗也由其發狂自宣露囚服跪首於太守之前昨有歲貢自京還者言京師皆已知之今被訪逮即其發狂乃職尚在北沙睹也今府中藉藉歸咎於職若然則察院不當訪人耶又因緣其所訪之自而欲扳以爲讐耶今二怨與里遞大戶及近所治惡吏結搆爲一被訪官不自服罪而欲甘心於職里遞大戶不肯服從惡吏被申

從一作後

不歸獄而反肆行于外羣不逞藉藉欲謀咋噬則一身無餘矣職所以反復具陳者非苟欲求知益謂今之世無志于古者矣有志于古者如職亦孔氏不得已而思往狷之所許也一欲行古道即被中傷而猶信猶不止夫豈任事者欲重戒今之人不當行古之道與營平矣言老臣不嫌自伐爲明主言之職亦欲使知今世亦有願爲古之循吏者而莫能容也若以爲懼其見害而急於自明職亦無有於此蓋今日清明之世雖江湖一命之吏而有賢監司在上必不使豺狼縱其噬嚙也夫天下之惡好善而惡惡朝廷之法賞善而罰惡如使賢惡者坐法而無故欲拔引善者世亦無如此之事今又以令沿一小吏小吏反行其告訴左右趨走之人無不見被追逮縣人爲之奪氣而小吏者方日會聚少年鮮衣絢履出入府倅之衙公與羣不逞日治謗書噬嚙長吏國家法紀蕩然矣伏惟執事察之

▷○又乞休文

職爲吏無狀已疏乞解官然以二年來夙夜不敢自懈惟在奉宣德意撫卹小民而豪右不便者爲流言飛文中傷之今已置之不當復有顧慮連日彼縣人

見一作反

多來訴告彼中事體枝動本擾亦不容不爲動念然不敢爲煩耶獨以有關國家大體地方風俗者不得不言署印官與縣丞被察院蒙訪逮職前入覲在途彼事已敗特以察院訪單委悉疑以謂縣中有言恨之切骨浙中新行里遞職拘集小民俱係貧難下戶又謂以里遞收糓如散錢不能成緡使小民督大戶通融應役而變更職所定以造小民之怨者實署官爲之其事敗亦以此大戶李田等之被拘役者因投入署官衙內與之爲一又小吏沈良能不軌亂法數拒

抄本有等字

于作千

捕依廣德大獄職因具申各上司良能故署官所用爲腹心者因自詣府納屨茲服出入府門復與之爲一以此結約諸惡少告詐縣中人同時響應皆承署官之風旨考掠無不承者微文巧詆中傷之詐實行于其間矣所以爲國家大體地方風俗者官自被訪而妄行扳害則君子小人邪正清濁之源不可辨也豪民被役黠吏見逮連黨交橫誣辭抵攔而皆得勝氣則官民上下之分不可正也姦民告訐之風不可止也又有朱學方正之徒各以巨姦累犯縣已具獄上之院道因而煩死其家至告無于人以人命連累

抄本無等字

窮年並行撿驗追尋抵死者職以謂若此之類縱行其詞止閱文卷即死有餘辜奈何令株連累害使文移追逮之煩而縣有問即告則令權之輕不可復振也蕭望之一世大儒爲韓延壽考案東郡官錢吏不能勝皆自誣服向微當時明白之則望之之禍不在恭顯之世矣狂生冒昧伏乞矜宥

太僕寺揭帖

蒙駁春季馬疋當行該縣抵換補訖今該秋季解俵如數差官領解外爲炤本年大水異常民間十分災傷所買馬疋已不勝艱苦據邢臺等縣知縣耿鳴世等俱各用心點揀已多中用本府馮知府復當堂看驗又經補換及今據沙河縣知縣王進朝稟稱該縣解馬尺寸多不及式而毛骨堅竦氣力精强比之龎然虛大者殆爲過之仍恐此等之類或因降式不合或于衆羣中比校差劣致有一二駁回必破數家之產懇乞俯念地方前項馬疋果非下乘足以分俵武衛騎操之士並免回駁庶以寬卹畿內凋瘵之民由此具稟

○王哲審單

查得姚古鮑希專與王哲扛幫硬証除已結証外見

誣一作証

正作証

在縣未結文卷內二十餘宗狀狀有名今姚古改名姚仁鮑希改名鮑義言兩人誓同一心常爲哲之誣佐改名仁義明不相負也再炤王哲父子刁惡素聞人所側目雖有嘉粟弩張則澤雉不止雖有芳餌鉤見則淵魚遠逝吏胥之貪固難保也然取之王哲之手則有所不敢寵賂之章固當按也然出於王哲之口則有所難憑今于審問間具得王哲刁詐及姚仁鮑義結黨揑辭實跡衆正明白取擬罪犯

陳大德審單

審得大德委將張氏摟住要得姦淫當驗大德舌尖果係咬落不能自諱爲炤律有強姦之條官司少有遵用者以所當罪重而事難徵實也既不用本條輒以和姦處之則強暴者得志矣貞節之婦受汚衊矣律設此條爲無用矣昔召公聽訟衰亂之俗微而貞信之教興故有行露之詩蓋謂強暴之男不能侵凌貞女也今據大德多行無禮比其事發又抗違憲詞與至年久不得明白然張氏深山獨處之中此心可表大德經年難証之獄其舌尚存相應依律問擬

賀潮審單

審得邵忠先因賀潮之去而鬻其原田今見賀潮之

歸而返其舊物流冗荒閑正鳩鵲互居之日逃亡復業實鴻雁安集之時告詞雖涉于半誣據律當從于末減前遺田地聽潮自管取供

一切應酬處見真面目極瑣碎事見其用心深厚是讀書人今無違周孔心思方是讀書人今不善讀書人日讀呈子揭帖目真讀書人真有聖賢佛菩薩心腸方許做呈子揭帖該呈子揭帖底人定不能讀書著書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九

龍門後學董正位訂

道氣書卷氣溢于行墨間然是五字句七字句之文而非詩也昔人謂曾子固不能詩其實子固詩儘有佳什先生真可云不能詩矣此亦千古僅見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十

古今詩 牧翁原本九十五首

、遊靈谷寺

晨出東郭門初日照我顏春風吹習習好鳥聲緜蠻巖阿見黃屋登坡尋神山半日猶山麓十里長松間蜿蜒芳草路寂寞古禪關畫廊落丹雘朱戶蝕銅鐶殿起無梁迥塔留玩珠攀蒼鼠戲樹捷野鹿看人閒山深靜者愛日宴未知還

、讀史二首

謝公四十餘高臥東山間妻子來相問掩口笑不言

長安公與卿富貴多少年狗時豈不能吾志不其然
所以任公子長垂百丈緡
劉毅無饒石一擲百萬錢淮陰置母冢行營萬家田
英豪不在此意氣聊復然安能效拘儒規規翦翦焉
東海有大鵬扶搖負青天可憐蜩與鳩相笑榆枋間

、京邸有懷

帝國雲天上鄉關渺何許城頭日色黃隔壁聞吳語
忽忽有所思默默久延佇人情別離好共處誰憐汝

只不經道使住

、甫里送妹

甫里縣西角吳淞水流漸吾往不能歸入門復咨嗟
小女來相將牽衣問何之人生會有遘憐汝送姑時

金山寺 在餘集

長江湧塊石萬古江中浮倚空結危構凌波成奇遊
僧呼龍鼉出客指蛟龍湫雲開鍾山峯日映扶桑洲
海峯三數點南北一航舟百年戰爭息江水此安流

、金陵還家作

自從出門日預言相見期西風揚子渡猶嫌歸棹遲
于今對寒月芭蕉露滴滴一兒縣城西一女松江湄
心情兩縈繫有如蛛網絲 次贈坤上人一首 贈胡竹軒一首

和俞質甫夏雨效聯句體三十韻 在餘集

家藏原稿作帝國白雲邊
念我意中人默然久延佇
復一作途徒

何一作所

一作雨滯蛟龍游家藏稿作時有蛟龍游

水作漢

汲崑山本作檝　子孫改本

浮雲方靉靆光景遂已戢浹旬深霪澍千里破封蟄
茫茫河伯歎蕭蕭山鬼泣靈曜邃高居朱明閟赫翕
希微澹將開淅瀝吹又急遇夜轉連綿釃流更滄潗
萬壑嚌霵鳴百川灌注入池容添紋縠林色浸淤浥
離畢月暫耿宿井星恒濕瀲灩湖光翻蹙咽海潮澁
霓旌尚高翔雲衣猶日緝水覆詎可收天漏誰能葺
馬牛三江混鴻濛九峯立嗟我來自東獨行阻虛邑
夢離思明兩筮坎成洊習誰假卜商蓋但戴杜甫笠
繽紛餘花落寂寞愁烏集窮巷長閉門高河近通汲
天地政氤氳雷風遞呼吸悽悽聽晨鳥濛濛睇宵熠

注可哂
讀此而不大笑不大哭者非夫也世間有此奇話大異事大異事

作乂徵時暘思文憂民粒鼃黽費灰洒魚蝦饒掇拾
廣室坐增悽匡牀聽生悒何由度日闋安能使家給
泥塗跲重繭梅潤侵什襲寒袍故戀綈瀾簡慵啓笈
顧嘆風雲滿寧使蛟龍縶短屐徒齒齒折巾空岌岌
俯仰觀宇宙坱圠迷原隰阻饑知不免寅亮豈所及

舊刻作高河近通楫楫字非韻錢宗伯不選當以此故今改押汲字似較穩

濠梁驛

崎嶇江北道復此渡淮水策馬向廣原蒼茫見帝里
葱葱綠樹陵鬱鬱紫雲起日炤城上樓寒鴉飛高埤
原野何蕭條曠望彌百里當時侯與王此地常纍纍

今惟負販人亭午倚虛市空然八尺軀短褐飢欲死
當時興王佐未遇亦如此

淮陰侯廟 在餘集

吾如淮陰祠清槐蔭朱戶當時長樂宮千載有餘怒
五年戰龍虎結束在肉俎努力赴功名功成良自苦

舟阻沽頭閘陸行二十餘里到沛縣 在餘集

上沽下沽頭有如百里隔曲河見舟檣相去只咫尺
舍舟遵平途馬蹄生羽翮麥穗垂和風披拂盈廣陌
吾聞江北人終年饑無食吾來江北地每喜見秀麥
行行野樹合已到古沛驛漢帝遺原廟屋瓦殘青碧

非詞人語

龍化已千秋鷄犬如昨昔欲尋歌風處閭里亂遺跡
今人泗水上猶樹歌風石

南旺

嗟我南行舟日夜向南浮今日看汶水自此南北流
帝京忽已遠落日生暮愁當年宋尚書廟貌崇千秋
丈夫苟逢時何必有大猷歎我學禹貢胸中羅九州
杖策空去來令人笑白頭嘗疑伯顏策毋乃非令謀
洪範天錫禹大道衍箕疇五行有汨陳三事乃不修
鯀隄日以興百川失其由不見徐房間黃河載高丘

沛縣

泗水抱城堙東去日潾潾豐沛至今存漢事已千春
嗟我亦何爲獨歎往來頻封侯不可期白日坐沉淪
每見沛父老旅行泗水濱雞犬如昨日此亦非昔民
空傳泗水亭井邑疑未真城外綠楊柳高帘懸風塵
猶有賣酒家王媼幾世親高廟神靈在英雄却笑人
、徐州同朱進士登子房山

入舟忽不樂呼侶登崇丘子房信高士祠處亦清幽
俯視徐州城黃河映帶流青山如環抱一髮懸孤州
河流日侵齧淼淼洞庭秋烏犬爭死人岡隴多髑髏
使者沉白馬守臣記黃樓歎我亦何爲空爾生百憂

風味佳

無論乃妙

沿水大要在來去二字乃知房村前尚未得瀉傾三復深歎是一部大典籍也

生民隨大運孰能知其由視此名邦舊懷古思悠悠
壹自徐偃王獨有青山留劉項亦何在子房空運籌
但從赤松子不用待封侯
、自徐州至呂梁述水勢大畧

黃河漫徐方原野層波生萬人化爲魚凜然餘孤城
僅見汨沏閒檐楹半頹傾日月照蛟室風波棲蜃氓
侵薄連羣山浩蕩烟霞明山迴時復圓盂盎涵光晶
忽然覩開豁天末翠黛橫此來頓覺異日在江湖行
呂梁遂安流泯泯無水聲狼牙沒深沉一夜走長鯨
三洪坐失險蛟龍不能爭乃知房村間尚未得瀉傾

如人有疾病腹堅中膨脝空役數萬人績用何年成

鯉魚山

鯉魚山頭日日落山紫赤遥見兩君子登岸問苦疾此地饒粟麥乃以水蕩潏水留久不去三年已不食今年雖下種濕土乾芽茁因指柳樹間此是吾家室前月水漫時羣賊肆狂獝少弟獨騎危射死五六賊長兄善長鎗力戰幸得釋因示刀箭痕十指尚凝血問之此何由多是屯軍卒居民亦何敢爲此强驅率始者軍掠民以後軍民一民聚軍勢孤民復還刼卒鯉魚山前後遂爲賊巢窟徐沂兩兵司近日窮勦滅

三押卒

軍賊選驍健叱呼隨主帥民賊就擒捕時或有奔逸其中稍黠者通賄仍交密以此一月間頗亦見寧謐二人既別去予用深歎息披髮一童子其言亦能悉民賊猶可矜本爲饑荒迫軍賊受犒賞乃以賊殺賊吾行淮徐間每聞邳州卒荆楚多剽輕養亂非弘策

自劉家河將出海口風雨還天妃宮二首

到海忽雷雨高雲起崔巍紛披船幕濕錯落酒杯飛波浪半天黑神龍助風威探遐方未極初意遂已非無緣覲海若稽首乞天妃願爲一日晴令我攬光輝八月尚徂暑白露未爲霜雲物結蒸鬱雨勢恣淋浪

此等詩有品味不流俗

震川先生別集卷十

江水競飛溢螭龍爭廻翔金樞浴大明此夜不可望
極目觀冥漲天際何微茫直恨非西風吹我到扶桑

自海虞還阻風夜泊明日途中有作

百里見青山言旋諒非徐風波仍水宿龍蛇驚夜居
明發尤慘澹川途尚修紆水駛凌方約雲寒日未舒
彌亘多芳草寂歷少畋漁寒光冒明湖朔風轉高墟
舊事成往跡餘生惟讀書古人不可見歲莫安所如

淮上作

長淮餞落日圓光正如赭傾紅注流波殊景不可寫
淮水自西流黃河從北下併合向東行終年無停瀉

兩押渡

哀此千里客春至復已夏獨立空惆悵所與晤言寡

寶應縣阻風 在餘集

夜泊淮陰城蚤向淮南路理棹逢西風猖狂恣號怒
清河千里中東風日相悞祈此一日風終竟不可遇
蒼天豈有心莫可詰其故但看北去舟凌風如飛渡
翻爲去人快頓忘吾所務淼淼湖波深今日何可渡

壬戌南還作 牧翁選後一首

自出皇都門淥水明可掬高風搏羊角飛沙旋霧縠
乘快得順流遡行又轉轆長河亘千里廻溪每九曲
時序值暮春光景信明淑市邑臨水折岸柳新雨沐

震川先生別集卷十

欲問北州故但以南期促同行近百艘晨夕相追逐
掛席鴈翅接轉棹魚尾續長聞夜集喧又見風排簇
所遇皆南金胡爲棄荊玉非有彈冠慶相呼入山麓

又

半月困漳衛今旦望鄒嶧景風時迎舟積水不盈尺
行路日淹留歸思愈急迫昔往冒飛雪今來見秀麥
蘊抱無經綸徒旅空絡繹西苑方呈兎東郡亦雨鯽
番禺有假號建州乃充斥奈何唐堯朝不用賈生策
玄文故幽處卮蠣益潤澤天命苟無常人生寔多僻
去去勿復言牧豕在大澤 次下第與徐子成上舍一首

令酷吏子孫掩面疾馳過境尚可入咏耶人亦何苦不廉散

登濟城望城武 在餘集

城武漢時縣乃在兗西南曾考昔爲令期年化方覃
性本愛瀟散候望苦不堪飛雪漬烏帽棄擲欲投簪
竟以末疾返不及一考淹時當 孝皇日仁治正漸
涵我來登濟城落日已半含西望適相仍竚立獨悲
喑明經幾累世淪廢良可慙

淮陰舟中晚坐寫懷二十四韻

清浦輕風渡赤日微雲遮昨問圯橋履今即下邳街
淮酒市醽醁楚音雜琵琶二麥吐新穗百草敷繁葩
紛披盈廣陌離蕤被平沙寂寂坐向晚悠悠思轉加

節日處尚輕驟

先皇昔在宥世道尚亨嘉朝廷制作盛公卿議禮譁
庶僚或登庸諸生多起家蹇拙遭時廢荏苒謝年華
不得寄一命空慙讀五車迨乎鴻羽漸幾將龍馭遐
暫有青雲望奈何白髮鬖黽勉小縣吏奔走大府衙
循已常黯黯看人方呀呀何地棲鸞鳳並處混龍蛇
世途行益畏吾生固有涯萬事已如此一官豈足賒
行矣歸去來莫使微名汚平泉記草木寢丘任菑畬
補亡綴貍首考古注君牙期以餘日月方將擡雲霞
自是性所適良非爲世誇苟無媿尼父或可俟侯芭

隆慶己巳赴京寓城西報國寺贈宇上人

慈宮崇象教搆此絕華炫深巖閟香火危峻瞰郊甸
鬱鬱蚪松枝低壓遶廣殿當年帝舅親削髮住茲院
說經老龍聽出手五獅現曾聞長老言天雨曼陀遍
吾識宇上人頭陀今突弁脩容寘法相妙悟在論讚
導我畫廊行指示西方變晨起供清茗時共禪悅飯
我老欲歸去世事今已倦當結塵外緣山中儻相見

邢州敘述三首 在餘集

壯歲成濩落末路藉先容所恨賤姓名蚤聞在諸公
既奉大廷對觀政於司空得友天下士旦夕相過從
道窮孔孟奧文推遷固工說詩慕匡鼎草玄擬楊雄

通達如賈誼俊少踰終童守高稱汲直曲學陋孫弘自以支離疏攘臂于其中一朝除書下淪落故鄣東黽勉爲祿養折腰媿微躬

鄣東餘二載恪遵聖人經雅志存教化除嬈去煩刑門闌弛走卒千人皆造庭分遣每日旰庭中無一人沉冤出殊死無蓋盡羣生時有縱囚歸皆言賦役平引納壯健兒誓之以丹青萑苻多宿盜擒斬爲一清餘粮棲隴畝絕無犬吠驚維以哀煢獨不能畏高明睚眦生怨恚憯甚鏌鋣兵風雨日飄搖拮据徒辛勤涕泣西河守古道竟無成

爲令既不卒稍遷佐邢州雖稱三輔近不異湘水投過家葺先廬決意返田疇所以泣岐路進止不自由亦復戀微祿俶裝戒行舟行行到齊魯園花開石榴捨舟遵廣陸梨棗列道周始見栽苜蓿入郡問驊騮維當撫彫瘵天馬不可求閶闔省徵召上下無怨尤汝南多名士太守稱賢侯戴星理民政宣風達皇猷郡務日稀簡吾得藉餘休閉門少將迎古書得校讐自能容吏隱退食每優游但負平生志莫分聖世憂竚待河冰泮稅駕歸林丘

一 瓊州張子的與余同年俱爲縣令江南子的自

文章大綱要在實字震老留心在古人線路上今人都是外監走

建德改當塗今入覲又改滎縣一歲中三易縣居京師旅寓相近以詩爲別

嶺表生異人始興最開先余公亦掘起屹屹天聖間聖代丘文莊富學邁昔賢憶余童丱時嘗聽家君言吾郡有桑生恃才頗輕儇公見即識之進獎席每前夫人出佩玉珍饌羅綺筵當時吐哺風與古能比肩公文根理要不肯事纖妍奈何浮薄子輒爾論議喧子的來公鄉年往志愈堅共余曲江宴面帶鯨海顏問公石屋在世業存遺編君今爲縣吏宦轍如郵傳廟堂亦無意何以不少憐使君自天來萬里往復旋君才豈不辦古道多屯邅嘆息時所尚爲廢循吏篇

詠史

昔在齊威王選人以治氓惟彼阿大夫籍籍日有聲唯此即墨宰小人共讒傾是非並顛倒四境交侵兵安得召左右阿黨盡爲烹昔在楚莊王三年不聽政膝上置美女飲酒不曾醒有鳥止於阜不蜚亦不鳴安得任伍舉一朝霸名成昔在帝武丁三年不出令恭默以思道殷國未能寧安得夢聖人求之傅岩形

奉託俞宜黃訪求危太朴集并屬蔣蕭二同年及長城吳博士

左太朴不尚文采

難其閑

昔年宋學士嘗稱太朴文獨力撐頹宇清響薄高雲余少畧見之諷誦每忻忻淡然玄酒味曾不涉世芬如欲復大雅斯人眞可羣苟非知音賞宋公安肯云嗟乎輕薄子狂吠方狺狺惜哉簡裘亡家麄少所蘊徒爲嘗一臠盈鼎未有分四賢宦遊地博達多前聞爲我一咨訪庶以慰拳勤

、奉酬馮太守行視西山關隘次宋庄見棄田有作

雲代搏胡兵千里羽書亟戒鄰畏明牧循山轉危躓通谷數行遡在所皆行至獫狁雖匪茹中國亦有備

數語寫得蕭蕭

所悲雲漢詩餘黎靡孑遺今歲洪水割懷襄頗不異巨浪落高崖排蹙萬石墜周原昔膴膴一朝化磧地野老向天哭前古所未記迢迢孤嶺絕習習陰風吹月明清霜白虛館不成寐何計卹疲氓賦詩以言志往往展卷讀紙上見殘淚昔聞舂陵行今人豈軒輊余亦忝祿食空爾徒歎媿

、送袁太守之興都

青陽降江水萬靈朝漢東　先皇昔南狩樂飲慶善宮父老拜賜復歌兒如沛中忽忽二十載百姓號胡弓奈何長陵令猶告杼柚空袁侯忠孝姿爲吏稱明

公當宁選良牧璽書特褒崇行爲解苛嬈愷悌揚仁風千年護陵寢遠與豐鎬同 次岑波壽詩一首

贈孫太倉 在餘集

君侯粵中產羽林忠孝門曾爲三輔吏遺愛至今存昨歲來守州芳名益騰騫自從海水飛蠻舟翳朝暾吳會日創殘江海多軍屯大兵仍凶年凋瘵不可論君侯勤撫字百里載仁恩自古設官職事事有本原所以置守令無非惠元元茲任良匪輕 天子之選掄何以不奉天斬伐蹶其根粲粲元道州名與南岳尊追呼尚不忍千載聞此言哀哉誅求盡慟哭滿江

牧翁作師

此等風流能起詩苑之衰今人都忽之

村作詩代民謠庶以達周爰

讀佛書

天竺降靈聖利益其在此雪山眞苦行九惱尚纏已非徒食馬麥空鉢良可恥紛紛旃荼女謗論或未已不知手指中猶出五獅子

書王氏墓碣寄子敬澱山湖上

少小慕節義溝壑誠所安隱括遊燕都侯王不可干甘從渭濱叟垂老尚投竿于世無一能性頗好詞翰王子欽姊節興言涕汍瀾兩髦尚如見廿年骨已寒丐余書貞石庶幾垂不刊吾書復自讀亦能清肺肝

兎園冊子耳可刪若只存此詩便點文人之名矣著筆不可不慎

入邪網

一掃齊梁習諒可追孟韓

「素庵詩

唯易有太素太素質之始白賁垂皇象彤車資帝理大饗尚玄尊大路素幬爾伊尹言素王後代滋文軌素冠時所庶素衣時所喜素韠心蘊結素絲國風美五入爲五色以是悲墨子素功日以飾素封日以侈素位日以逾素質日以毀素悃日以詐素道日以靡素飡日以濫素節日以委素書日以憯素問人日死流俗相糾錯紛紛競齊紫莊子膠朱目周鼎攦垂指捄僿莫如忠世變詎能止東海揚素波中林潛素士

亦可刪

亦刪

吾其甘素飯自可崇素履素抱何足言素心但如此因愛素庵人作詩揚素旨

「清夢軒詩次孺允韻

王生思妙道獨居自相羊乃以清夢語揭之在幽房處世寔大夢于夢差爲長擾擾無時清眞精且淪亡孰能寡嗜欲引之大覺鄉魯侯一何愚欲往憂無梁太清日淵澄中有生者忙吾聞接輿言斯豈大無當古之得道者夏能造冰凉西方有聖人清淨聞身香飛龍遊上天至冬乃伏藏誰知疑黃泉可以登大皇

「清夢軒詩再次孺允韻

筆跡不正

史一作犬

刪無疑

非風騷正格所謂正格有出人意度而不入題中話

汗漫恣容與寥廓任徜徉小搆非廣廈幽棲獲便房
圖書委魚蠹庭砌雜蘭芳境寂羣動息神怡獨寐長
栩栩意象適蘧蘧物化忘於此觀世俗迫隘非吾鄉
玉璽謬通漢金甌會圯梁竊帶固云擾銜髮亦以忙
覥覥容自嵬喋喋冠何當恍如乘靉靆泠然御清涼
鈞天聆廣樂玄都聞妙香繆昔騁駿往簡後書史藏
終慚在三季未可儗九皇 據此首乃十三韻則前首疑缺二句

山茶 在餘集

山茶孕奇質綠葉凝深濃往往開紅花偏在白雪中
雖具富貴姿而非妖冶容歲寒無後凋亦自當春風

來一作年

吾將定花品以此擬三公梅君特素潔廼與[illegible]叔同

東房夾竹桃花 二首牧翁並選 又昔人遺此花

奇卉來異境粲粲敷紅英芳姿受命獨奚假桃竹名
昔來此花前時聞步屧聲今日花自好茲人已遠行
無與共幽賞長年鎖空庭昨來一啓戶嘆息淚縱橫

火魚 在餘集

水畜非昔種火魚自新肇僅以數寸奇忽見五色皦
勺水停淵澄方池恣迴繞春雨生綠萍秋風夢紅蓼
眞於盆盎中獨覺江湖淼每看銀鬣起時覩寶尾掉
濡沫蹄涔寬吞舟坳堂小少年共咄叱窮日相戲嬲

飼蟲疲僰童汲泉困王媼海上家盡然吳中時倣傚
誰思聞鶴唳直比豢龍擾此物多變幻爲狀異昏曉
鮮妍駭羽化憔悴悵色皫物理呈怪象天宇信奔鳥
何者爲妖祥何者爲吉兆　天子今萬年皇圖日綿
紹滄海竟清晏小■悉刳剿周山進白鹿霜毛何皎
皎會當長此魚貢之躍靈沼

、鍾山行二首

鍾山雲氣何蒼蒼長江萬里來湯湯龍蟠虎踞宅帝
王鑿山斷嶺自秦皇孫吳司馬六代至南唐神皐帝
輦爭輝煌餘分紫色那可當偏安假息眞徬徨宋金
之季■強腥風六合雲日黃百年理極朝運亡天
命眞人靖八荒手持尺劒旋天綱一洗乾坤混萬方
考卜定鼎開百皇鍾山雲氣何蒼蒼

鍾山雲氣何蒼蒼中有殿閣琉璃閃爍黃金黃蒼松
老栢馳道旁朱紅交午岐路當貔貅百萬晝伏藏日
色澹照官衙墻北風蕭蕭吹日光白頭老人涕泣爲
指點東是長陵西未央

、鄆州行寄友人

去年河溢徐房間至今塡閼之土高屋顛齊魯千里
何蕭然流冗紛紛滿道邊牽挽小車載家具穴地野

燒留處處丈夫好女乞丐不羞恥五歲小兒皆能閧
跪起賣男賣女休論錢同牀之愛忍棄捐相携送至
古河邊回身號哭向青天原田一望如落猴環坐蹣
跚掘草芽草芽掘盡樹頭髡歸家食人如食豚今年
不雨已四月二麥無種官儲竭近聞沂泗多啸聚鄆
州太守坐調兵食愁無措烏鴉羣飛啄人腦生者猶
恨死不早自古天下之亂多在山東況今中扼二京
控引江淮委輸灌注于其中王會所圖禹貢所供三
吳百粵四海之會同若人咽喉不可以一息而不通
使君宣力佐天子憂民痌深謀遠慮宜一知其所終

無令竹帛專美前人功

談侍郎歌

侍郎妙筆世莫如侍郎恩賜常滿車玄天壇上泥金字大道殿中漱玉書朝入直廬衣獅子暮歸邸第著飛魚近承詔旨許馳驛樓船畫舫還故閭咲吾文章空磊落垂老無成跨蹇驢

黃樓行 次吉意一首書呈

五日彭城去住舟狂風吹雪不肯收推來冰凌大如屋舟人夜半呼不休老夫擁衾只匡坐雪中日日看黃樓東坡先生不在世令人輕我東家丘

此等詩尚有書卷氣不貴

二石歌 次磧砂寺一首

太湖波翻江海連二石飛來墮我前大者恢詭作蠻舞高者翛翛特清楚憶昔秦公闢西圃巖崿爭來獻庭戶悠然日與西山伍大賢名蹟成往古我見拜之禮亦可近者尚書稱豪武致石如此頗可數初如大旗絕漠起睨視嶷然又若九皇聖人鶉居鳥行衣垂羽獨立崆峒之野觀天宇雲將鴻蒙不得語自我有此日婆娑無酒且能發高歌屬當遠行奈若何遲回尚得一月多來觀莫厭數百過嗟我安能龍食清垂老疲役違吾情

爭崑山本作虎

大

趙州石橋歌 在餘集

余同年友蔡陽陽守趙州爲余言石橋之奇以圖經見示余數往來京師恨不過此因蔡侯之言而爲作歌

六王爭鬬趙更驕壯哉武靈尤雄梟嘗遊大陵感奇夢天錫神女有孟姚改服騎射致其兵拓境千里功何高北地方從代犬通嵬嵬靈壽起岧嶤一日沙丘變叵測空憶前夢花如嬌後來趙遷入函谷李牧誅死廉頗逃此來趙地更百變悠悠千載歲月遥至今誰言鄗事醜獨有河薄洛水流迢迢問之趙人懵不

知共誇浚河大石橋此橋之建眞奇獝神師斲成班
爾屈蛟龍若伸勢敵虹扶拔欲動光搖日天下萬里
九衢通地平如掌長河失仙人張公倒騎驢蹄涔印
石宛然出趙州太守政絕殊得以餘閒綴圖書嗚呼
太守之名遠與此橋俱

表兄澱山大參以自在居士墨竹俾予題詩

奉常余之外高祖儒雅風流絕近古少年侍直承明
廬重瞳屢回加慰拊玉堂無事只寫竹影落縑緗生
風雨翠葉蒼筠滿人間凌海越嶂爭購取吾家寶藏
三大軸其一今在尚書府二幅翻飛入島[illegible]神物化
去不可覩吾兄安得此尺素千緡不吝讐海賈盛夏
張之紫薇省涼氣欻忽週堂廡劃然北壁開戶牖雨
勢欲滴風披舞此時靜坐亦何有滿眼不復見塵土
湘妃帝子對之泣藐姑神人誰與伍吾兄好畫識畫
意余方潦倒困蓬戶墨竹昔稱李夫人湖州孟端皆
堪譜高人自有千載名世上兒子何足數作詩題竹
非爲竹俯仰自覺吾心苦東坡先生豈浪語知我之
兄惟老可

文湖州東坡之從表兄也與東坡最爲知己坡有
子期之比坡詩云老可能爲竹寫眞

十八學士歌

十八學士誰比方爭如瑚璉登明堂立本丹青褚亮贊至今遺事猶煜煌有隋之季天壤坼英雄草昧皆侯王眞人揮霍靜區宇遂偃干戈興文章天策弘開盛儒雅羣髦會萃皆才良丈夫逢時能自見智謀藝術皆雄長惜哉嘉猷亦未遠風流猶自沿齊梁吾讀成周卷阿詩吉士藹藹如鳳皇能以六典致太平遠追二帝軼夏商唐初得士宜比迹胡爲致治非成康中間豈無河汾徒聰邁師門竟不揚吁嗟房杜已如此何恨薛生先棄亡

題異獸圖

昔年曾讀山海經所稱怪獸多異名仲尼刪書述禹貢九州無過萬里程博木靑羌何以至伯益所疏疑非眞西旅底貢召公懼作書訓戒尤諄諄周史獨著王會篇雖盱百怪來殊庭載筆或是誇卓犖傳久孰辨僞與誠雖然宇宙亦何盡環海之外皆生人陰陽變幻靡不有異物非異亦非神曾聞漢朝進扶拔唐時方貢來東旌壺角馬尾出絕壁綠毛忽向人間行近代所聞非孟浪往往史牒皆有徵今之畫者何所似毋迺誕漫不足訝攷古圖記貴必合任情意造皆

成形畫狐似可作九尾赤首圖題隨丹青鳴呼孰謂
解衣盤礴稱良史不識騶牙與麟趾

、甫里天隨寺

偶過白蓮院爲尋綠鴨池僧開蠹胥戶人到鳥驚枝
斜日半庭雨清風數卷詩空門住遺像千載爾爲思

、恨詩二首

清輝比秋月遊魂散朝霞首丘言猶在易簀意何嗟
平生丈夫志寄死宮人斜曾參爲原母杜氏豈無家

又

悞落青烏訃眞成黃鳥哀隋珠彈燕雀寶劒失風雷
文武今宵盡乾坤此日頹吾方從汝去安事制麻衰

、寓漕湖錢氏錢本吳越王裔聚族于此地名錢港 次余與婦耕安亭一首

錢港湖鄉舊名家古木栽微茫諸水滙飄泊一船來
問遺交情厚流連笑口開因看吳越讖世事使人哀

、馳驛

密殿朱衣客圓牌金字符恩光留日月歌吹渺江湖
百館牙盤饌千夫錦纜呼何如乘一葉來往似飛鳧

、甲寅十月紀事 二首

滄海洪波蹙蠻■竟歲屯羽書交郡國烽火接吳門

華鴻無味

公詩定為俗筆刪過此古今高賢身後之一大厄也敢告天下之為子孫弟子者

雲結殘兵氣潮添戰血痕因歌祁父什流淚不堪論

其二

經過兵燹後焦土遍江村滿道豺狼跡誰家鷄犬存寒風吹白日鬼火亂黃昏何自征科吏猶然復到門

乙卯冬留別安亭諸友 次丙辰自南宮下第一首

黽勉復行役殷勤感故知悠悠寒水上獵獵朔風吹彈雀人多笑屠龍世久嗤往來誠數數公等得無疑

姜御史年九十六 次送同年許侍御一首

柱後干寮妹林間百歲將同官皆不在異世已如忘猶辨蠅書細能令鳩杖光洪崖今可見未必有丹方

天下人文集中雁有此詩

郭都統戍劉家河因讌次壁間韻 在餘集

將軍此日建雙旄祆祲今年漸欲銷東海自然仍地險南夷非復似天驕龍旗春動旋風汎虎壘秋清枕夜潮即見功成報明主海王繫頸盡來朝

西苑觀刈麥 在餘集

御苑清風正麥秋金輿晚出事宸遊兩岐凝露垂黃茂萬斛連雲際綠疇先為祈年多瑞雪節來甘雨應玄脩豐穰美報非無事粒粒曾關聖主憂

送上卿顧東白先生致政還鄉次張奉常韻

詔使讙傳枉聘車漢庭忠厚似相如爭稱在事能數

學究風味不盡

馬莫挽辭官返釣魚疏傅田疇多舊業陸生裝橐有新書故人獨媿馮中尉白首爲郎尚珮琚 次大明門觀夕照一首

繚絲燈次李西涯楊邃菴二先生韻二首 在餘集

聖朝威德務懷柔萬里滇南比內州邛竹多年通市易寶燈今日盛傳流僰人技巧新曾見織女功庸久未酬却憶當年李學士玉堂詩酒坐淹留

燈火長安照夜紅豐年樂事萬方同四[illegible]離韎歸鞮鞻南海珠璣屬婦功綺縠清英呈妙像空方纖麗見精工

泰陵內直諸元老都在春風湛露中

賞荷次韻 在餘集

起句惡道不意遇之震老集中

孝子慈孫不肯言此詩何指也

碧池清泚漾天香滿眼芙蓉似水鄉映日新粧爭綽約迎風小舞稱清狂須酬佳客千杯綠無奈明時兩鬢蒼向晚乘涼各歸去一天明月浸滄浪

疊前韻 在餘集

紅衣撩亂水泉香醉眼驚看非此鄉滿目烟霞生物色無情魚鳥任猖狂翠盤琛麗流明月寶蓋攢羅迥昊蒼更見一枝然水底天教神女浴滄浪

鄭家口夜泊次俞宜黃韻因懷昔年計偕諸公飛沙竟日少光輝浪急風高月色微爲憶含桃催物候尚淹行李未春歸吳歌獨自彈長鋏楚製堪憐著

短衣來往常經鄭家口當時同伴共來稀

小屯

小屯不知名土屋十數家少婦時出汲黃沙沒弓鞋

清明濟上 二首牧翁並選 又歲之携兒掛紙錢

瀛州三月雪中行千里寒風到濟寧道上女郎斜插柳始知今日是清明

題周冕贈任別駕卷 四首

成山斜轉黑洋遥南北神京一望中天錫任侯爲保障長城隱隱接遼東 次韻裝白袷日提兵

江南列郡盡乘城藏穴何人肯出兵惟有使君躬擐甲劉家港口看潮生

東倉白晝靜城闉烟火連天豺虎嗔忽駕迴潮趨海道傳呼盡避瘦官人

血戰鯨波日奏膚東南處處舉乘蘇畫工不解憂勤意却作南濱全勝圖

行衛河中

風雨霏微送客舟天涯魂夢日悠悠可憐雙淚空零落却休漳河向北流

初發白河 牧翁選後一首 第一首在餘集

白河流水日湯湯直到天津接海洋我欲乘舟從此

去明朝便擬到家鄉
胡風刮地起黃沙三月長安不見花却憶故鄉風景
好櫻桃初熟正還家

過興濟

河水迢迢去路賒春風不住捉飛花行人共說前朝
事指點當時戚畹家

李廉甫憲副書齋小酌

青燈夜雨十年前今日書齋各黯然不是故人無舊
話凄凉只說楚江邊

自天津來至此已過一月去闕日遠愴然有作

漳水悠悠向北流征人日夜駕南舟行來忽盡三千
里又下揚州望越州 次渡淮一首

隆慶二年朝京師南還與宣平俞宜黃武進陸
太學同舟贈絕句一首

蓑幃初識龔黃面傾蓋尋參李郭舟去路不知春欲
暮桃花飛盡過揚州

又贈陸太學

羨君家在下蒲居百里青山入具區自種湖田供伏
臘萬竿修竹滿牀書

贈俞公子

公亦用李郭舟
味盡

嗛作嘆

何苦作此等俗體

蓬門端坐獨危然偉器如君最少年他日可能忘父友莫因下拜嗛文淵

送同年查都諫山西行省

忽換朱衣拜早衙諫垣初出鎮郇瑕思君昨日鳴珂地鴂鵲雲邊起暮鴉 次陳謙甫書至有感一首

送友人讀書玄墓山 三首 己亥庚子余嘗讀書于此

鄧尉山前古佛宮湖波萬頃貯羣峯欲尋老子當年處五杏參天寶殿東 在餘集 己亥庚子余在山中佛殿東法堂前有五株杏此余讀書處也

檀溪跳澗

滹沱曾啓中興功脩武先逃隆準公三百餘年炎燼

入邪路

熄猶延廟祏寄蠶叢

宋康王乘龍渡河

大漠風悲青蓋遥七陵烟雨暮蕭條康王若得眞龍馭肯向錢塘問海潮

文淵閣四景圖 庚午五月寓直文淵閣江陵相公出示圖画命題

晝日承明獨靜居怡情閒把畫圖披坐看四序璿璣轉並是風調雨順時

題二四魚圖 二首

江東四月貢鮮鰣正是含桃薦廟時 聖主遥知來建業 孝陵南望起遐思

四題何其不倫

蓬萊海水千丈起何年得道乘飛鯉不如扁舟向五湖欲學養魚尋范蠡

偶成四絕

一自當年謝合歡不堪常見月團圞于今生事如秋水惟有芙蓉花好餐 芙蓉花

未信昌黎能送窮但看登極是穫穫六韜金版知何用不及鄉鄰賣菜翁 鄉鄰○按極屋棟也穫穫紛紛也語出莊子

西窓睡覺日方曛坐見青山起暮雲賸得少年狂易在向人猶自說劉殷 乞貸

推山調達自相加滿眼婆提與夜叉爲愛如來深法坐飛來箭鏃是蓮花 忤逆

高郵湖爲斷纜所擊幾至失明

湖水悠悠送客征無端飄瓦致虛驚天留雙眼非無意應爲丘明史未成

光福山 在餘集

十載重來古寺中布衣猶似昔年逢山僧却記吾名姓不擊闍黎飯後鐘

海上紀事十四首 牧翁選十首

自是吳分有歲災連年杼軸已堪哀獨饒此地無戎馬又見椰帆海上來

椰一作楊

二百年來只養兵不教一騎出圍城民兵殺盡州官走又下民間點壯丁

海上腥膻不可聞東郊殺氣日氤氳使君自有金湯固忍使吾民餌賊軍

避難家家盡買舟欲留團聚保鄉州淮陰市井輕韓信舉手揶揄笑未休

大盜睢盱滿國中伊川久已化爲戎生民膏血供豺虎莫怪夷兵燒海紅

文武衣冠盛府中輕身殺賊有任公誰人不是黃金注獨控青騧滬瀆東

任公血戰一生餘蓮碧花橋村塢虛義士劉平能代死吳門今不數專諸

任別駕與賊戰危急庖者以身捍賊鋒死之任得免

上海倉皇便棄軍白龍魚服走紛紛崑山城上爭相問舉首呈身稱使君

牛遭鋒鏑半逃生一處烽烟處處驚聽得民間猶笑語催科且喜一時停

新城斗絕枕東危甲士千人足指麾壁外波濤空日月城頭忽豎海王旗

海島蠻[illegible]亦愛琛使君何苦遁逃深逢倭自有全身策消得牀頭一萬金

海潮新染血流霞自日啾啾萬鬼嗟官司却恐君王
怒勘報瘡痍四十家
海水茫茫到日東[redacted]來恍惚去無蹤寶山新見天兵
下百萬貔貅屬總戎
江南今日召倭奴從此吳民未得蘇君王自是眞堯
舜莫說山東盜已無

頌任公四首

黃梅風雨自年年今日沙頭浪拍天最是使君多大
畧笑看東海欲投鞭
小醜猖狂捍禦勞跳梁時復似猿猱賀蘭擁衆尤堪
恨李廣無軍也自逃
落日孤城戰尚賒遥瞻楚幕有樓鴉將軍眞肯分甘
苦士卒何人敢戀家
輕裘白袷日提兵萬死寧能顧一生童子皆知任別
駕歸然海上作金城

隆慶元年上幸太學賜六館諸生寶鈔陸啓明
與賜見分數楮在集

萬乘臨雍拜素王親頒寶楮徧膠庠自憐不與橋門
外隔歲來分鄰女光
寄胡秀才

牧翁手書云公詩取詩集所選者略增數首足矣

祇爲文章運數屯憐君今日暫沉淪夷吾定自逢知己唐舉終非錯相人

冰崖草堂賦

倚玉山之孤峙兮前婁水之迂縈占塏爽於邑中兮雄面勢於山陽有默齋之主人兮搆冰崖之草堂既命名之特異兮訊斯義其誰當惟茲山之秀麗兮日悠然其可望覽雲物之生態兮忽朝暮之無常奚所夏暑冬寒兮歷四時而凝霜知主人之遠志兮托幽遐以自將少負奇以抗節兮抱終天於蠻荒泣蒼梧之不返兮踰五嶺以徬徨卒煢煢以自遂兮廓天路之翺翔執法度以匡主兮志不毀乎直方逭鈇鉞之嚴誅兮即遠竄乎夜郎旋蒙恩以內徙兮賴天王之聖明秉外臺之憲節兮赫金紫之輝煌一朝去此而不顧兮飄然來即乎故鄉嗟夫食肉之多鄙兮人皆以衣錦爲榮終紛競以火馳兮日炎炎其無央似兮父之逐日兮孰知暍而慕夫清涼吾覽斯堂之名兮洒然如御夫北風之飈追范蠡於五湖兮見伯夷於首陽佩明月之寶璐兮然猶思乎褐裳厭鼎臑之盈望兮志不去乎糟糠開北牖以仰視兮丹崖翠壁凜然冰壑之英恍乎雪山之陽兮冽冽乎冬氣之長朝

後人欲刪先生詩者何曾欲欺罔先生亦何曾故逢迎時眼只是詞場流敝正眼不曾開待後來長蘅先生大作主則萬萬無此事且存一段痛恨再細攷先生易簀後情實

震川先生別集卷十

受命而夕飲氷兮吾嘗聞此語於蒙莊嘉君子之德音兮誌志節之彌强爰作賦以頌禱兮祈壽考之無疆

嘉靖乙卯九月朔爲憲副默齋六十之誕辰予既爲文以贈而南雲與先生爲布衣交復求予作此賦亦以見先生篤於故舊能令南雲睠睠如此云

先生詩定遭刪〻其湻古堂濛者而僅存可入嘉隆詞人之目律詩耳前紀實途路邊語可觀當是時七才子流風布天下文尚有別者詩如長夜不可言故先生身後受禍如此先生終不勝七才子勁敵耶

[illegible]

[illegible]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十　　吳門後學張艾訂

明史文苑傳

歸有光字熙甫崑山人九歲能屬文弱冠盡通五經三史諸書師事同邑魏校嘉靖十九年舉鄉試八上春官不第徙居嘉定安亭江上讀書談道學徒常數百人稱爲震川先生四十四年始成進士授長興知縣用古教化爲治每聽訟引婦女兒童案前刺刺作吳語斷訖遣去不具獄大吏令不便輒寢閣不行有所擊斷直行已意大吏多惡之調順德通判專轄馬改明世進士爲令無遷倅者名爲遷實重抑之也隆慶四年大學士高拱趙貞吉雅知有光引爲南京太

僕丞畱掌內閣制勅房修世宗實錄卒嘗有光爲古文元本經術好太史公書得其神理時王世貞主盟文壇有光力相觝排目爲妄庸巨子世貞大憾其後亦心折有光爲之讀曰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趨久而自傷其推重如此有光少子子慕字季思舉萬歷十九年鄉試再被放卽屏居江村與無錫高攀龍最善其歿也巡按御史祁彪佳請於朝贈翰林待詔有光制舉義湛深經術卓然成大家後德清胡友信與齊名世竝稱歸胡友信字成之隆慶二年進士授順德知縣歲賦率奸胥攬輸稍以所入啗長吏謂之月錢友信與民約歲爲三限多寡皆自輸不取贏閭里無妄費而公賦以充海寇竊發官軍往討民間驛騷部內烏洲大洲賊所巢穴諸惡少爲賊耳目友信悉勾得之捕誅其魁餘黨解散鄉立四應社一鄉有警三鄉鼓而援之不援者罪同賊賊不敢發歲大凶民饑死無敢爲惡者初友信慮民輕法澆以嚴後令行禁止更爲寬大或旬日不笞一人其治縣如家弊修墮舉學校城池咸爲更新督課邑子弟教化興起卒官士民立祠奉祀友信博通經史學有根柢明代舉子業最擅名者前則王鏊唐順之後則震川思

泉思泉友信別號也

前有題歸太僕文集一篇

震川先生小傳 見又一二六

曰袁川撰

震川先生歸有光字熙甫崑山人九歲能屬文弱冠盡通六經三史八六大家之書浸漬演迤蔚爲大儒嘉靖庚子舉南京第二人爲茶陵張文隱公所知其後八上春官不第讀書談道居嘉定之安亭江上四方來學者常數十百人海內稱震川先生不以名氏乙丑舉進士除長興知縣用古教化法治其民每聽訟引兒童婦女案前刺刺吳語事解立縱去不具獄有所擊斷寢息直行其意大吏多惡之有蜚語聞量移通判順德隆慶庚午入賀新鄭內江雅知熙甫引爲

南京太僕寺丞留掌制勅修世廟實錄熙甫宿學大
儒久困郡邑得爲文學官給事館閣欲以其間觀中
祕未見書益肆力於著作而遽以病卒年六十有六
熙甫爲文原本六經而好太史公書能得其風神脉
理其於八大家自謂可肩隨歐曾臨川則不難抗行
其於詩似無意求工滔滔自運要非流俗可及也當
是時王弇州踵二李之後主盟文壇聲華烜赫奔走
四海熙甫一老舉子獨抱遺經於荒江虛市之間樹
牙頰相撐柱不少下嘗爲人文序詆排俗學以爲苟
得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弇州聞之曰妄則有之庸

則未敢聞命熙甫曰惟妄故庸未有妄而不庸者也
弇州晚歲贅熙甫畫像曰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余豈異
趨久而始傷識者謂先生之文至是始論定而弇州
之遲暮自悔爲不可及也熙甫沒其子子寧輯其遺
文妄加改竄賈人翁氏夢熙甫趣之曰亟成之少稽
緩塗乙盡矣刻既成賈人爲文祭熙甫具言所夢今
載集後季子子慕字季思以鄉舉追贈待詔冢孫昌
世字文休與余共定熙甫全集者也嘉靖末山陰諸
狀元大綬官翰學置酒招鄉人徐渭文長入夜良久
乃至學士問曰何遲也文長曰頃避雨士人家見壁

間懸歸有光文今之歐陽子也廻翔誦不能舍去是以遲耳學士命隸卷其軸以來張燈快讀相對嘆賞至於達旦四明余翰編分試禮闈學士爲具言熙甫之文意度波瀾所以然者熙甫果得雋熙甫重平生知已每叙張文隱事輒爲流涕豈未有以文長此事聞於熙甫者乎爲補書之於此

歸太僕贊 有序

王世貞撰

故太僕寺丞直文儀制勅歸震川先生諱有光字熙甫崑山人也生而美風儀性淵沉於書無所不讀而尤邃經術長於制科之業自其爲諸生則已有名及門之屢恒滿而先生方以久次膺貢尋舉應天鄉試第二人故相張文毅公治時主試得先生文而奇之大以國士相詡然至公車輒報罷行年六十而始登第又不得館選出令湖之長興踰三載僅遷判順德麻高新鄭其座主也以大相秉銓憐先生屈抜爲太僕丞尋以太僕入司制勅氣稍發舒而浙之臺使使復

苛摘之先生方屬疾鬱鬱不樂遂卒先生於古文詞雖出之自史漢而大較折衷於昌黎廬陵當其所得意沛如也不事雕飾而自有風味超然當名家矣其晚達而終不得意尤爲識者所惜云

贊曰風行水上渙爲文章當其風止與水相忘剪綴帖括藻粉鋪張江左以還極於陳梁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趨久而始傷

明太僕寺寺丞歸公墓誌銘

嘉定 唐 瑑代叔達

萬歷乙亥熙甫先生葬於崑山東南門之內其子子駿求予志其墓而未暇爲也後或數歲一見或一歲數見必以爲請繼以涕泣不懈益勤嗟乎予駿豈慮千百世之後無復知熙甫者乎夫千百世之後必有知熙甫者然必以熙甫之書而不以予之志否也既深悲其意乃爲序而銘之歸氏之先出於高陽重黎之後封於韓墟是爲胡子國絕於夏商之際武王克商復爲子國其後散居吳越者爲歸氏自漢以後無聞焉唐天寶中有崇敬者多識典禮議辟雍之制及

天子謁先聖當東面如武王受丹書師尚父者也封
餘姚郡公謚曰宣宣公之子登封長洲縣男登子融
封晉陵郡公謚曰憲其後五世皆以進士爲大官至
十四世曰罕仁宋咸淳間爲湖州判官子道隆居太
倉之項眷涇其孫德甫爲河南廉訪使廉訪之孫度
當洪武初避難於夜郎邛笮之間幾死數有神人護
之歸而復居崑山之外隍又二世爲承事郎璿璿生
城武令鳳鳳生紳紳生正皆縣學生正贈文林郎長
興知縣配周氏贈孺人先生之考妣也先生在孕時
家數見徵瑞有虹起於庭其光屬天故名先生有光

熙甫其字也熙甫眉目秀朗明悟絶人九歲能成文
章無童子之好弱冠盡通六經三史大家之文及濂
洛關閩之說邑有吳純甫先生見熙甫所爲文大驚
以爲當世士無及此者縣是名動四方以選貢入南
太學歲庚子茶陵張文毅公考士得其文謂爲賈董
再生將置第一而疑太學多他省人更置第二然自
喜得一國士其後八上春官不第蓋天下方相率爲
浮游汎濫之詞靡靡同風而熙甫深探古人之微言
與旨發爲義理之文洸洋自恣小儒不能識也於是
讀書談道於嘉定之安亭江上四方來學者常數十

百人熙甫不時出或從其子質問所疑歲乙丑四明余文敏公當分試禮闈予爲言熙甫之文意度波瀾所以然者後余公得其文示同事無不歎服既見熙甫姓名相賀得人主試者新鄭高公喜而言曰此茶陵張公所取以冠南國者今得之有以謝天下士矣廷試入三甲選爲湖州長興縣令長興在湖山間多盜而好訟熙甫平生之論謂爲天子牧養小民宜求所疾痛不當過自嚴重赫赫著聲令閭閻之意不得自通故聽訟時引兒童婦女與吳語務得其情事有可解者立解之不數數具獄出死囚數十人方縣盜發而無故株連者爲洗滌復百人有重囚毋死當葬熙甫縱之歸治葬事畢還就獄有勸之逸去者囚不忍相負也然宿賊四五十家窟宅聯絡依山藪中數名捕之不能得熙甫率吏士掩之賊驫起格鬬矢石滿前熙甫目不爲瞬竟服其梟大戶魚肉小民者按問無所縱舍嘗夢兩人頭飛來觸臂若有所訴明日有提兩人頭自言奴通其妾輒斬以聞熙甫令罷去潛蹤跡之實欲納奴妾耳遂論如法先生自以負海內之望明習古今成敗即令召公畢公爲方岳必且參與謀議不令北面受事而已故嘗直行其意縣有

勾軍之令每闕一人自國初赤籍所注一戶或數百人及隣保里甲人人詣縣對簿熙甫不忍騷動百家嘗寢其事大吏弗善也又長興多田之家往往花分細戶而貧戶額充里甲熙甫心知不可乃取大戶所分子戶爲里甲因以充糧長小民安居自如而豪宗多怨之有蜚語聞將中以考功法公卿大臣多知熙甫者得通判順德具疏乞致仕輦下諸公不爲上熙甫至順德爲土室蓬戶讀書其中不類居官者庚午入賀太僕寺留熙甫纂修寺志以熙甫判順德所掌者馬政也會新鄭高公内江趙公皆平生愛慕先生時相次入政府遂引先生爲南京太僕寺丞而惟揚李公復留先生掌制勅修世廟實錄蓋先生晚而登第謂當在天子左右備顧問而栖栖郡縣重致人言意壹鬱不自得已而列於文學侍從之間旦夕且致大用又閣中藏書多世所未見方欲遍觀以盡作者之變亡何不起矣天下士聞者莫不悲之先生於書無所不通然其大指必取衷六經而好太史公書所爲抒寫懷抱之文溫潤典麗如清廟之瑟一唱三嘆無意於感人而歡愉慘惻之思溢于言語之外嗟嘆之淫佚之自不能已已至於高文大冊鋪張帝王

之略表章聖賢之道若河圖大訓陳於玉几和弓垂矢並列珪璋黼黻之間鄭衛之音蠻夷之舞自無所容嗚呼可謂大雅不群者矣然先生不獨以文章名世而其操行高潔多人所難及者余益爲之歎慕云先生生于正德元年卒于隆慶五年享年六十有六元配魏氏繼配王氏皆從先生之兆再繼費氏別葬有子六人詳具于狀銘曰

秦漢以來作者百家譬諸艸木大小畢華或春以榮或秋以葩時則爲之匪前是誇先生之文六經爲質非似其貌神理斯述微言永歎皆諧呂律匪籩匪簋烝餚有飶造次之間周旋必儒大雅未亡請觀其書明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撰

翁良瑜祭文一首

之略表章聖賢之道若河圖大訓陳於玉几和弓垂矢並列珪璋黼黻之間鄭衛之音蠻夷之舞自無所容嗚呼可謂大雅不群者矣然先生不獨以文章名世而其操行高潔多人所難及者余益爲之歎慕云先生生于正德元年卒于隆慶五年享年六十有六元配魏氏繼配王氏皆從先生之兆再繼費氏別葬有子六人詳具于狀銘曰

秦漢以來作者百家譬諸艸木以卦畢華或春以榮或秋以絶詩則爲之匪前是[illegible]

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十八 三十八頁

震川文集三十卷別集十卷

明歸有光撰當又子熾盡之時有光獨力爲之抗玉斥王世貞爲庸妄巨子世貞初亦抵牾有光既沒世貞謝情所學之非故作有光像贊推挹甚深此語平方執神歐談何容易然根柢醇厚清度謹嚴不謂之古文正傳不可也

書先太僕全集後 [illegible]

先太僕府君文集凡三刻矣始府君之門人王子敬爲令閩之建寧刻於閩中文既不多流傳亦少先伯祖某刻於崑山其人不知文而自用擅自去取止刻三百五十餘篇又妄加删改府君見夢於梓人梓人以爲言乃止故今書序二體中往往有與藏本異者其後宗人道傳又刻於虞山篇數與崑山本相埒文則崑山本所無者百有餘篇然頗多錯誤諸刻既未備又非善本先君子常恫於懷取所藏原本考較是正又慮有缺遺命莊假館虞山從先師錢牧齋宗伯

借藏本錄其所無者合得八百餘首篋而藏之語莊
兄弟曰汝曾祖文章可繼唐宋八家顧不盡流傳於
世吾欲以諸刻本與未刻者合而鋟之今窮老無力
他日汝輩事也莊謹志之不敢忘今先君捐館兩昆
殉難二十餘年室家破散孤窮困踣開篋披先世著
述輒嗚咽不能讀念至則涕汗交流不可以爲人嘗
謀之虞山族叔比部君齋與比部慨然任其事因以
府君全集質之牧齋先生先生是已序府君之文
載初學集中至是更加排纘遴定四十卷自尺牘古
今詩之外計五百九十六篇重作一序并定凡例莊
於是考較加詳比部已梓三十餘篇會病卒嗟乎韓
退之文起八代之衰一時宗仰之者半非笑之者半
後二百餘年得歐陽永叔而始大顯府君之文一時
雖壓於異趨而盛名者至於今未及百年而世無不
推崇之比於歐曾方之昔賢不爲不幸矣然韓公之
文世未嘗無之但五代之亂不尚文宋初又尚楊劉
之習故不知貴重耳未有世皆知尊仰而文反不流
傳如府君者也亡友南昌王于一嘗語莊曰吾在江
西欲觀君家太僕文遍求不可得前年黃州顧赤方
亦言楚中士大夫多知震川先生之名而無繇見其

文集江楚去吳中僅二千餘里已不能流傳到彼則遠者可知矣夫文章者天地之菁英古今之寶藏也一代之士得與于此者不過數人士既畢一生之聰明思慮才氣以收其菁英獲其寶藏亦必欲宣昭發揚以見於世不甘沒沒也天下之士既愛慕其人之文章亦思掇其菁英寶藏私於一已也今文章如不與亦復何取天既篤生其人阨其遇老其才使之專力一心於文章以持天下之文運以造天下之文才亦必不願其以菁英寶藏私於一已也今文章如太僕府君而後之人不使之流傳不能承父之志揚祖之美以副當世之士宗仰愛慕之心而答上天生人才之意豈惟得罪於先公抑亦得罪於當世之士得罪於天矣顧莊自知負罪而壁立罄懸無可如何惟有朝夕向家祠叩頭長跪巢寞漠之哀宥又自念老而無子子獨一身而近日風波幾不免禍朘不幸濫先朝露則此書更誰托哉此其尤痛心疾首而不能一刻寬者也既力不能付梓且多譌副本於世及人有借抄者與之仍刻期見還此亦不得已之思也若合鋟以流傳不知當在何時則莊之可告無罪於先世於天於當世之士亦不知在何時嗚呼可哀也

已丁未四月既望曾孫莊謹書

當道明府及遠近士大夫助刻先太僕文集敬賦五章奉謝用文章千古事爲韻

曾孫莊

在昔盛明世天未喪斯文篤生吾太僕著作迥軼羣
一時七才子標榜皆淵雲其魁卒推服卓哉紹前聞

二

太僕絕代文誠繼韓歐陽越今百餘載彌覺光燄長
所恨前人謬刪改不成章猶賴元本存小子櫝而藏

三

先子於是書蒐輯已有年更賴錢宗伯彙選加重編

卷帙計四十葉數踰一千較勘空勞心無力使流傳

四

邑宰董仁侯無錫吳明府捐俸鋟遺文表章我曾祖諸公因繼之翕然相鼓舞盛事慰九原高義足千古

五

文章關氣運豈復一家事茲集得流傳後學受其賜先澤幸不湮小子差自慰顧藉他人力尋思終內愧

敬跋新刻震川先生全集後

太僕公文集昔年崑山常熟兩刻多所未備先君子偕元恭兄校訂合已刻未刻請正於[illegible]選定四十卷發凡起例纂成全書先君子力任剞劂其字句互異者必與元恭商確審定則無改舊觀亦遵牧翁之意也甲辰閏夏先君子與牧翁相繼謝世工未十二三梁傾棟摧余小子力薄無能表章家學以成前人之志嘗痛悼於厥心元恭每歲再三過輒咨嗟相向愀然於成書之無日而先君子之即世早也會肅攜[illegible]選序及先君子跋語入都謁宗伯敬翁

敬翁年伯後先表章汲汲乎惟恐其傳之不廣雖歐陽子之慕昌黎曷有加焉同志諸君子方共振興絕學以公其傳於天下於

國家右文復古之治實有裨益寧獨私家之幸已也余小子目未窺古人堂奧屢屢奉先君子之緒言罔克負荷眞媿不能讀父書者而況太僕公之文乎其何敢以一詞贅惟是慨成書之不易與安蜀挑燈絮語整理前緒不覺泫然者久之安蜀曰是書之成不可以不識遂謹識之如此康熙乙卯陽月中浣日虞山曾姪孫允肅拜手附識

先太僕公集其板藏吾家者正別集凡四十卷校勘比舊刻爲精詳海內奉行是書幾於家置一編年來字畫漫漶板或缺脫亦有破損不可摹印者族孫灝等恐年代浸遠日就腐壞乃復鳩工修治補其缺失剔其漫滅詳加整理頓還舊觀至所有應宜避諱諸字悉遵

令甲爲改正云乾隆癸卯孟春六世族姪孫景灝景淨謹識